華海彙編 七

華海彙編目錄

下編

華海彙編目錄

下編

華海彙編卷之七

韓山李源順時和 輯

四賢立傳

初平秀吉本姓羽柴尾張州中村鄉人也嘉靖丙申生貌寢身短狀如猿猴遂名小字右手六指秀吉曰人皆五指何用六指自以刀截父貧賤為農家傭鬻草販魚卧樹下關伯源信長遇於路異其人為僕隷秀吉奉公甚勤雖風雨深夜不廢信長令僕市物售重價秀吉獨賤價市重物盖以己貨加一半信長不識大奇之秀吉善戰所向披靡積功至大官信長見

戡討平諸賊簒關伯位平定六十六州鍊兵百萬倭
之盛古未有也志旣滿欲犯中國謀從朝鮮而進使
對馬島小酋康廣求通信書中有今天下歸朕一握
之語而朝廷只辭以海路迷昧使禮曹判書宴康廣
康廣撒胡椒妓工爭取無倫序康廣歎曰紀綱已毁
國其殆乎又遣平義智玄蘇等請使朝廷議送使許
筬言送使之便李山甫以爲不可尹斗壽請奏聞天
朝李山海柳成龍力贊筬議以黃允吉爲上使金誠
一副之許筬爲書狀官車天輅爲從事官入日本秀
吉以便服抱小兒而出見使復書明示動兵之意其

下請姑善辭出其不意秀吉曰是何異斷睡人之頭
且直書使彼豫備後往決勝負其書有曰余托胎之
時慈母夢日輪入懷相士曰日光所及無不照臨人
生古來不滿百年焉能鬱鬱久居此一超直入大明
國又曰入大明之日可修鄰盟誠一推紙大怒責玄
蘇輩以大義略改數語允吉箴皆言姑從之誠一憤
然而歸允吉歸白秀吉目光爍爍似胆智人觀其情
形必有兵禍誠一曰其目如鼠無足畏也誠一憤允
吉恇㤼言言相左如此成龍力主誠一言遂弛警備
從行武士黃進憤誠一誤奏曰嗟乎吾輩有口不如

牛後秀吉又遣調信玄蘇宣慰使吳億齡啓倭寇必
至誠一等往見喩以大義玄蘇怒之誠一不敢復言
時辛卯三月也前都事趙憲嘗以直言流北邊行且
䟽請斬倭使具告天朝以狂言斥之後放歸沃川以
白衣詣闕䟽曰今日之安危惟有亟斬倭使飛奏天
朝免後悔也李滿住之一紙資級張寧来責 光廟
為之無顏秀吉射天之惡不翅滿住而飛辭陷我之
術不止資級萬一天朝不悟其奸當有李勣蘇定邦
之師来問濟麗之罪 聖上何以謝過彼謂賊不来
以懈士心是所謂一德大臣惑稱王倫善於奉使懼

有公議則乃謂秀吉非眞反逆是可以寒促為純臣
予願假臣一節以玄平頭鐵獻于天朝竊效包胥之
哭以明我 王心事時憲待批闕下以頭叩石血流
滿面觀者如堵人譏其自苦憲曰明年竄山谷必思
吾言疏入不下痛哭而歸語鄉人曰朝臣婾婀不用
吾言不久琉球必告變矣調信等歸書壁曰蟬噪忽
鐘捕魚游戲鷺眠此地知何地他年重開宴又書東
萊館曰明明年若得東風便六十七州笑談中明示出
壬辰也 上議奏聞當否斗壽曰 殿下至誠事大
豈可隱諱上聞為是兵判黄廷彧曰計無出此斗壽

之言是也山海曰不如諱之成龍曰山海言是也副
學金晬曰不可遽煩上聞廷彧又力排之晬柳根又
覆言其不可　上曰日本書契若達於天朝則雖欲
免引賊犯上之罪得乎尹斗壽黄廷彧之言是也奏
聞不可已也於是一隊主尹説一隊主柳説山海依
違兩間右相李陽元庸懦沉酒拱手唯諾而已　上
令廷彧製咨文付金應南賀節之行時漂人許儀後
及琉球國世子尚寧咨奏倭情而我使獨不至中國
大疑之方欲問罪及咨文至始大釋人服憲之料事
如神先是自戊寅秋長星如白練自西向東數月而

滅戊子漢江三日赤辛卯竹山太平院後有石自起
立通津僵柳復立民間訛言将遷都東海魚産於西
海海州青魚移産遼東謂之新魚如白虹貫日太白
經天無歲無之辛卯李恒福以承旨公退閤者告曰
一人衣藍縷狀貌凶獰不敢正視恒福請入其人着
破笠攝弊衣袴甚狹僅周脚脛曳破黑靴面大如盤
身長一丈有半直入前跪張赤口呫囁語良久而退
恒福侄鰲山君擢男徬伺驚問故恒福曰渠自稱白
岳山夜叉明年将大亂無夏憂之者不勝痛心惟公可
語此故来告云趙憲遊錦山映碧樓東方有赤氣三

派一向北一向西一向西南其先燭地憲曰賊入分路當如此壬辰二月天際東南有聲如巨雷憲曰此天鼓也倭必渡海有鳥徹夜鳴于禁苑其聲以爲各各化道或曰各各環刀是年四月秀吉遣毛利輝元等大擧入寇先陷釜山僉使鄭撥死之次陷東萊府使宋象賢少以氣節自負不屑屑於名利忤東人辛卯秋陞是府於是聞警急盡驅境內民兵及招傍縣兵入城慶尚左水使李玨助防將洪允寬梁山郡守趙英珪蔚山郡守李彦誠率兵來玨見賊盛推托遁去賊兵大進先作偶人紅衣青巾背負赤幟帶長劒

縛長竿列堞間象賢上南門請遠樓禦賊賊以木板
書立城外曰戰則戰不戰則假我道象賢亦書板投
曰死易假道難賊遂圍之三匝半日自後山乘城而
入象賢索朝衣穿甲上屹坐胡床有平調益者曾被
象賢款接急趨目之使避象賢不應又牽衣指隙竇
則象賢已下床北向拜矣拜訖手題扇面付其奴訣
其父興福曰孤城月暈列鎮高枕君臣義重父子恩
輕還據胡床謂其下曰我死以吾腹下有痣如豆驗
我尸賊欲生執之象賢以靴尖踢之罵曰鄰國之道
果如是乎我不負汝汝何至此遂被殺裨將宋鳳壽

金希壽鄕吏宋伯皆環死其傍洪允寬趙英珪亦死之李彥誠以軍降賊象賢妾韓金蟾咸興妓也有才貌爲賊所執罵三日不絕口被殺傔人申汝櫓有母象賢迫令歸路聞事急曰吾臨亂不可負恩還入城同死教授盧盖邦寧親密陽急歸鄕校則先聖位版已移城中叩城門大哭象賢義而納之盖邦請位版行禮侍立不少離與諸生文德謙梁通漢同死府吏小宋伯官奴鐵壽邁同收象賢尸瘞於北山栗林賊助其喪爲文祭之以金蟾同瘞之引賊之害象賢者戮之自是南門上常有紫氣亘天數年不滅後家人

入賊中舁其柩而還萊人追哭百里賊將皆下馬肅
送後賊謂我人曰爾國忠臣惟東萊府使一人而已
英珪聞變赴萊城告象賢歸郡泣辭其母曰此時不
可顧私託其子廷老以避兵策即馳還則圍已急矣
英珪衝突入城誓與象賢同死不離須臾而死性至
孝有孝感象賢妾李良女避賊還京聞城將陷慟哭
曰吾寧死於所天返東萊與婢萬介今春被擄渡海
秀吉將納之李死拒之諸倭年少者美服而誘之或
以白刃刼之厲操愈堅相與歎曰真節婦也令處於
家康妹守節者為諸婦之師忽暴風雨破沒壞屋而

李所處獨全賊驚異之付我人而歸李嘗佩象賢貝纓恒不去身及歸與象賢夫人交符而哭後象賢於乙未七月二十二日夢見其子仁及曰國家禍亂未定前頭之事有不可言有志徒死瞑目何時因吟一律曰否運重回士女殲丙丁之禍碧於藍西行鐵甕愁無酒東走金剛喜有鹽羽盖雖驚遼鶴唳黃巾竟碎漢靴尖他年待得兵戈息吾骨須收瘴海南其言果驗於丙丁之亂時 上聞倭報震怒曰金誠一誤之也令誠一拜慶尚右兵使當之誠一惶恐倍道馳下整頓禦敵 上怒益深拿来以成龍為都體察使

申砬為都巡邊使南下義州牧使金汝岉適被逮
上惜其才命白衣從軍汝岉倜儻有才略趙憲嘗力
薦于朝從砬而南先是李珥請養兵十萬成龍沮之
至是嘆曰叔獻珥字眞聖人也砬至忠州丹月驛以李
鎰邊璣為先鋒砬從數人至鳥嶺看審形勢汝岉曰
彼衆我寡宜守此險隘伏兵賊至升高射之砬曰此
地不可用騎迎賊原野以銕騎蹙之蔑不濟矣汝岉
又請據高丘逆擊砬不從汝岉知必敗使奴寄書子
埅曰三道徵兵無一人至男兒死國固其所也但國
恥未雪壯心成灰仰天噓氣而已賊初入嶺底十餘

里長谷兩峽如束恐有伏兵及到閴然無人歌舞而
過戈戟耀日砲響震地砬出彈琴臺背水而陣賊左
右亂斫塵埃接天流尸塞江砬策馬突陣者再不得
入呼汝坊曰求免乎汝坊笑曰吾豈惜死遂并馬擊
殺數十投江死鎰從間道走敗報至京滿城俱震士
女以索結連其眷屬而遁無賴輩搶掠美女寶貝父
子夫婦相失投竄臣僚衛卒一時散去　上痛泣曰
二百年休養何無一人忠義乎山海等曰暫避平壤
可也都承旨李恒福請向天朝　上曉出敦義門
王妃皆步出夜暗雨深咫尺不辨恒福執燭前導左

右街廊哭聲相連先是有京畿監司兩裝直領大月
末日之謠時無雨具畿伯權徵以直領加玉體是日
乃四月三十日也駕次松都百姓請放鄭澈即召澈
赴行在臺諫論山海結黨誤國罷職又論成龍主和
之罪命遠之擢斗壽右相給佩刀曰卿兄弟勿離予
時 上向用西人臺諫欲請成龍加罪恒福謂洪履
祥曰此時修隙可乎議遂寢 上往平壤竟夕闕供
野婦泣進粟飯 上御之曰此味勝八珍除恒福兵
曹判書臺諫復論山海遠竄啓曰頃日貼榜於鍾樓
畫山海入公諒膝下爲仰吮之狀請斬公諒後竄山

海于平海而公諒屢啓乃乞公諒避乱于關東尋問
不得亂定不復問其時臺諫皆字顥山海之黨也人
莫不哂之時廷或製傳檄曰廟堂力主和金秦檜之
肉足食奸臣首倡幸蜀國忠之頭可懸　上問予若
內附誰能從予無應者右相俞泓請隨世子往　上
終不答但恒福對誓以效死李山甫李硎洪進武臣
韓渕願行泓後錄勲　上不許李貴以名募兵迎世
子駐伊川平行長等自京城轉入海西直趣平壤
上出城吏民大亂擊墮廟社主於路　上所着布直
領濕盡泥土觀者流涕玄蘇等見李德馨曰吾欲假

途入大明若借我一条路則兩國無事德馨怒曰爾
欲犯我父母之邦國可亡途不可假恒福德馨曰事
急矣請入天朝求救　上乃遣德馨恒福解所乘馬
與之曰兵若不出君當索我於重獲無相見也德馨
曰兵若不出吾當棄骨於盧龍再不渡鴨水也　上
時在義州翊原堂李好閔製諭士庶書有曰凉風乍
動邊地早寒地維已盡予將何歸思歸一念如水滔
滔聞者下淚前府使高敬命與學諭柳彭老等起義
兵慨然登陣曰吾夜觀乾像今年將星不利我命亦
有厄一死決矣前府使金千鎰與敬命約同起兵儒

生梁山龍山瑇宋濟民林懽等来赴千鎰憤湖南伯
李洸還軍逗遛欲先擊之敬命止之時帥臣多失衆
心遇賊輒潰及名門儒生等倡義人心國脉賴以維
持全羅兵使崔遠奬勵義氣辦助糧械義兵賴之前
是郭再祐起義兵人稱紅衣将軍所向風靡爲監司
金睟所誣誠一力叅得釋前掌令鄭仁弘與孫仁甲
亦起義兵勦賊時賊入平壤勢如建瓴而數月斂跡
不出平壤西三十里有釜山峴左有立石稱石将軍
亂前忽出血流至峴而止倭終不踰此峴是血流止
峴之驗也人傳秘讖云倭起於釜山止於釜山上釜

指東萊下釜指此峴云德馨晝夜馳二百餘至遼東
六上書乞援立庭痛哭巡撫郝杰改容發兵副揔兵
祖承訓領兵來攻平壤敗績倭將小西飛乃行長之
副而智勇過之專任軍事小西飛常寢處抹樓不許
人相通外施鈴坐宿交椅睡熟則滿面通紅張雙目
負雙釼若斫人如聞跫音輒殺之府妓桂月香雖見
愛幸而常欲脫去登西城呼曰吾兄何在金應瑞往
赴香迎謂曰若使我得脫願以死報乃稱其親娚拜
小西飛乘夜斬其頭佩而出香牽衣同出應瑞度難
兩全揮釼斬之踰城而出賊朝視氣縮是時敬命率

募兵六七千勤王麾下請先攻道内賊柳彭老諫不
聽與防禦使郭嶸直薄錦山倭将安國寺悉衆奮擊
軍遂大潰敬命堅坐不動從事安瑛請上馬敬命曰
吾豈苟免哉強扶上馬馬逸而墜瑛以所乘與之騎
彭老馬健先出遽策馬還入其僕泣諫不聽僕亦釋
馬鞚從之敬命使出彭老曰忍棄大將求活耶與瑛
翼蔽敬命同死敬命次子因厚下馬踞床戰良久死
敬命義聲感人湖南士民聞其死哭聲相連殁四十
餘日歛尸面如生及葬風雪交作長虹起墓前亘數
十里光彩異常經月不滅趙憲於是年三月文訣先

墓曰大亂方起人笑以為狂至是大驚服憲時在公
州與同志門生名募義兵得幾千人憲拔劒擊柱曰
曾用此劒豈縱賊渡海或曰豈恨不用公言斬虜使
報 天朝乎憲曰當斬者豈惟此乎盖指廟堂誤事
人也監司尹先覺忌憲力沮應募之人憲往見責以
大義先覺勉從之會安世獻者性悖戾多殺我國人
剪髮作倭形要功憲倡其罪世獻說先覺曰趙某若
先着鞭必治公逗留之罪先覺乃囚應募人父母妻
子以青山縣監任純助義旅囚獄將加軍律憲書以
大責之更募得千六百人與僧將靈圭合勢先擊清

州賊大破之防禦使李沃不聽憲言焚倉粟而去軍
中糧盡憲令諸軍還家治冬衣將勤王先覺恐入行
朝發其沮撓之狀說曰吾悔聽細人之言矣與公死
生以之聞錦山之賊自高招討朝廷曾除招討使戰死盖復
猖獗願討錦賊後并力勤王也將士交請從其議憲
乃從之又議不合盖先覺欲沮其行而無同事意也
將士皆被因只有七百義士願生死憲將直趣錦山
靈圭以勢弱爭之憲泣曰君父安在成敗利鈍不可
顧也憲先與權慄約以夾攻慄改期而憲已抵錦山
安國寺悉兵而出靈圭僧兵奮長柄鎌斫之皆殊死

戰賊三合三北而憲軍矢已盡日且暮無一人離次
憲神色自若而遇害靈圭力戰而死七百義士同死
賊死者過當哭聲震野憲顏色如生門人収七百人
尸埋一處名為義塚海南縣監邊應井初與憲約攻
錦山賊後期而来聞憲殉曰奈何不俱死乎獨至格
闘死先是　上又遣鄭崑壽請兵崑壽呈文兵部詣
尚書石星痛哭哀訴星感動出涕引入火房問事狀
力主發兵之議　帝命經略宋應昌提督李如松統
大兵出援世傳譯官唐城君洪純彦入皇城娼女有
苐價千金者純彦求之女二八有殊色泣曰索高價

者望有天下義人贖作箕箒妾然公外國人不可將還此身一染不可復浼純彥問其由曰父南京戶部侍郎某被籍追贓自賣娼而贖父死純彥驚曰贖價幾何女曰二千金乃立輸之而去女百拜稱恩父後純彥復往皇城盛設供帳迎曰本兵石老爺奉邀至第星拜曰恩丈也公女侍已久握手入內室夫人盛粧拜堂下純彥惶恐星笑曰丈人久忘乃女耶純彥始悟之女為星繼室手織錦刺報恩字以贐星力主出兵者本義東國人而夫人之力居多云如松等駐兵不進　上遣李山甫等告急山甫辭氣慷慨如松

感動乃進兵度鳳凰山望朝鮮萬峰出沒雲海中將
士揮涕監軍劉黃裳慷慨言此汝曹封侯地何為兒
女態也如松寧遠伯成樑子成樑戒曰朝鮮吾祖先
鄉汝其勉之蓋成樑高祖英利城充魯江人殺人逃
遼東如松先使沈惟敬紿封倭行長等大喜玄蘇獻
詩曰扶桑息戰服中華四海九州同一家喜氣忽消
寰外雪乾坤春早太平花俄大軍直抵城外倭大驚
拒守如松跑馬督戰馬中丸斃遂易馬復進手斬㥘
退者一人大呼曰先登者賞駱尚志徵身攀堞大石
中腹氣益奮大呼躍入浙兵鼓噪從之如松張世爵

用大砲撞碎七星門李如柏入含毬門楊元入普通
門尚志腋挾大砲大呼騎步雲集斬平秀忠等二十
五將士卒一千二百八十五級奪馬三千匹生擒二
倭行長等夜遁如松進兵向京城時金千鎰在江華
安集士卒遣人達行朝拜判決事又降倡義使之號
倭將平調允貪索寶玉先掘 康泰二陵將及諸陵
千鎰厚送錦綵白金於倭譯朱繼康使塞其求送示
家禮五禮儀以為我國山陵有制不殉寶玉調允乃
止如松駐松都千鎰摹京都形勝道路險夷大小賊
營付幕士任鋏獻之如松奬嘆如松進高陽礪峴不

利還住平壤欲撤兵會平秀家等授書于千鎰軍中
成龍以獻如松決意講和 上問議和當否惟斗壽
恒福好閔言決不可和餘皆依違 上厲聲曰終始
不屈者予與好閔也 上移咨言不可和如松等不
聽沈惟敬入京語行長恐動之行長惧甚撤三十七
營大屠都民夾惟敬等南下如松同成龍等入都城
宗廟宮闕蕩然灰燼髑髏滿城人皆慘目成龍告如
松曰賊去不遠宜急追如松無意追賊曰無船成龍
曰已具八十船令李如栢領兵出江上日暮稱疾回
權慄將追賊如松曰全羅布政慷慨善戰若追蹑敗

我和事令汲船不得渡千鎰語如松曰倭奴狡詐釋此不擊是自貽患也不從遺民入都者飢餓將死千鎰發船米千餘包散給活數十萬人後都民言及倡義使皆涕下是時秀吉聞秀家等敗屯嶺南又憤再敗晉州責清正等不破晉無得渡海秀家諸酋率大兵直向晉州勢如風雨權慄欲前進郭再祐高彥伯曰我軍烏合無糧不宜輕進李蘋從事成好善大言責逗遛遂與慄及兵使宣居怡等合五萬兵至咸安無糧摘青柿以食俄聞砲響居怡等皆走再祐兵小而退惟千鎰及兵使崔慶會黃進復讎將高從厚義

兵將張允分守如松令劉綎往救綎移書責清正不
聽惟敬力止之行長曰清正主此議不如先空其城
以快其情而已千鎰曰賊謀難測斯言庸可信乎再
祐謂進去進曰奈與倡義使約而背之乎綎將來審
城池見衆皆思奮或有扶劒起舞者歎曰一城皆義
士也千鎰遣洪涵梁山璹賫書乞師於綎乃從厚昕
撰辭旨激烈山璹辭氣慷慨綎為之改容而不敢救
涵於歸路走山璹泣歸曰寧使主將獨陷死地乎千
鎰慶會登樓望旌旗蔽野謂援兵諦視賊添兵也千
鎰曰天若使吾等濟功朝闕賀蘭之肉可切而食也

賊圍城百匝蟻子不通萬砲齊發聲震天地大呼登
城進等力戰却之牧使徐禮元顚倒失措千鎰以張
允攝州事城中氣倍男女感泣助役七進七却賊作
木積褁草負戴而毁城進等投大石碎之又建二大
木高數十丈上設板屋藏精兵投火城中烟焰漲天
進亦設板屋用大砲破賊屋賊投書謂萬民將屠殺
可斬將帥一人送某其餘安在如欲講和脫笠三押
書尾曰羽柴俻前宰相豊臣秀家再拜城中答曰我
國戰死而已況天兵三十萬將勦汝等無遺賊露臂
叩之曰唐兵已盡走矣賊築五阜臨城放丸姜希輔

力戰死城中死者三百人進等放火箭乃退賊以木
櫃藏兵載四輪車甲卒數十推而進用鉄椎鑿城金
海府使李宗仁射殪五六人賊棄櫃走又束火投之
櫃賊盡燒死賊夜犯城進宗仁殊死戰殺千餘人進
俯視曰賊尸山積可謂大捷一倭匿積尸中放丸穿
進頷遂死張允代進巡城又中丸死二人驍健城中
倚而為重至是士卒奪氣涕泣城因雨頹羣賊蟻附
宗仁等持短兵搏賊賊尸如山積又悉衆而登倡義
中軍吳永念別將池得龍皆鬪死諸人集矗石樓千
鎰堅卧不起曰此吾死所也顧山璹曰汝善泅可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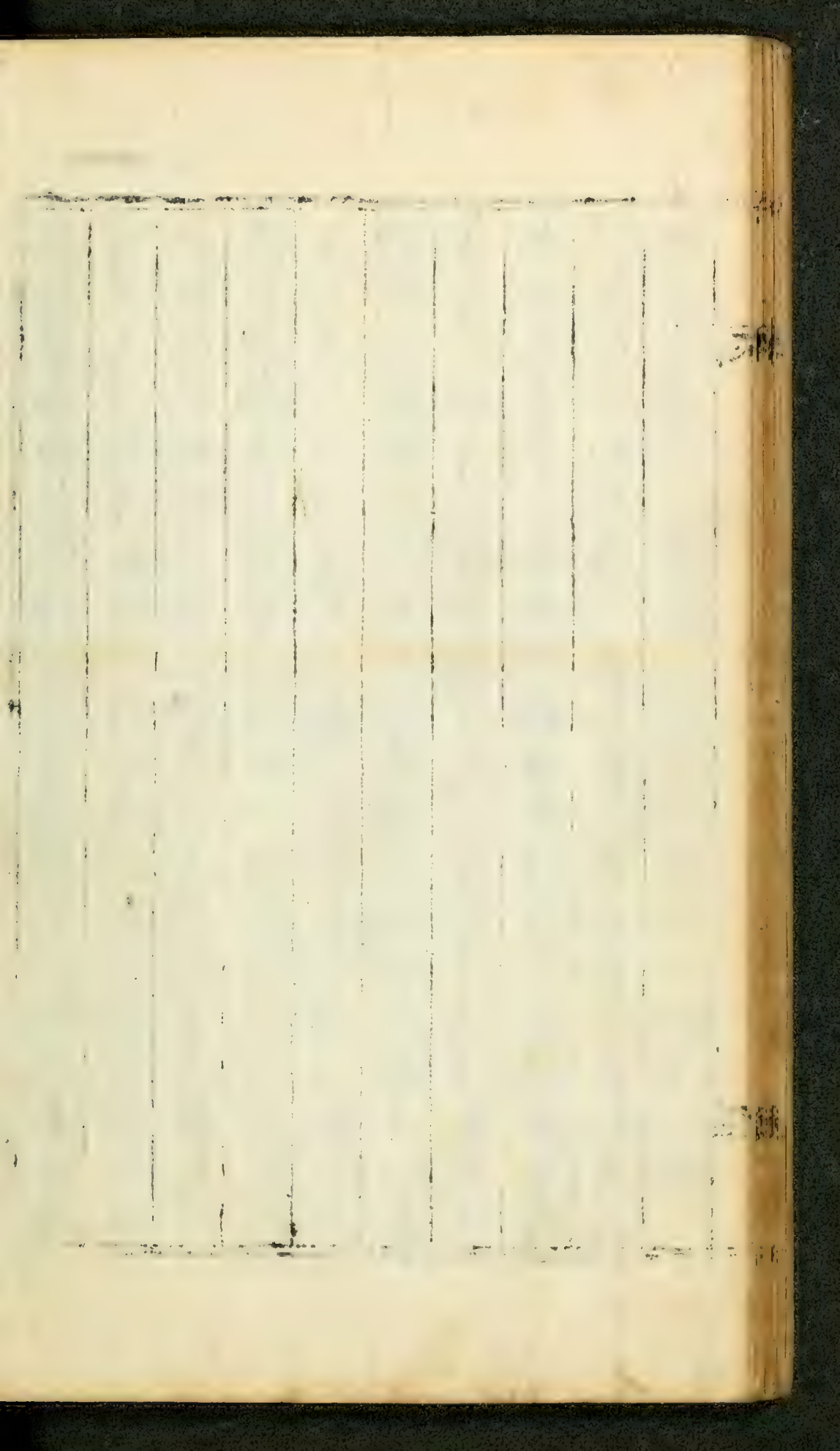
美山璹曰失義與勇生亦何爲與與千鎰子象乾扶千
鎰文弘獻扶慶會吳玭金潾渾高敬元扶從厚皆北
向拜投江死諸將皆死宗仁挾兩賊大呼投江曰金
海府使李宗仁死此禮元亦死亂軍中賊毁城郭焚
閭舍大肆屠戮者六七萬壬辰後陷敗之慘義烈之
著無如晋城者州妓論介者盛粧以媚賊將與遊矗
石樓巖上論介乃抱賊將投水死鄭起龍妻姜氏在
城中血指書衫使報起龍與其母及小姑投江死○
金誠一平生不解軍旅而至誠諭衆終能保全一隅
辛于慶尚左監司任所

高敬命字而順號霽峰文科工曹參議兼招討使謚忠烈公子因厚同時死從厚死晋州○趙憲字汝式號重峰文科佐郎文烈公子完基姿狀俊偉錦山兵敗故華其衣服斬代父死賊認為將砍其尸○金千鎰字士重號健齋世居光州以遺逸進拜判決事賜號倡義使柳成龍以為晋州之陷由於千鎰失策死時痛哭若畏死者然云而不避危難臨死决烈無如千鎰而成龍之論如此甚矣黨論之害也○宋象賢字德求號泉谷文科辛卯時論携貳象賢持正不撓又為李潑所惡故不能安於朝廷潑死其黨怒益甚

自知不容於世低回郡邑以避齮齕會有倭釁東萊
是賊路初頭故東人托以象賢有文武兼才除其府
使實非善意也謹按壬辰之亂忠智之士輩出於西
人而東人則甚罕亦多僨誤國事者靡西人國步將
無以再造邪正之分於是乎益判云
清虛堂大師休靜字玄應箕子殿叅奉崔世昌子嘗
遊行村落聞午鷄忽然有悟題落葉曰髮白心未白
古人曾漏洩今聽一聲鷄丈夫能事畢己丑獄爲妖
僧所誣對獄明暢　宣廟素聞其名賜御製一絶及
御畫墨竹障子壬辰在妙香山起僧兵一千五百仗

劒詣義州行朝請謁命授一國都大禪師禪教都摠
攝扶宗樹教普濟登堦尊者分命諸上足糾聚義旅
於是惟政起關東惟政號松雲又號四溟堂掌樂正
任孝昆曾孫爲休靜弟子容貌魁傑恢曠有胆智住
金剛山表訓寺倭縛寺僧責金寶惟政携一笻入劒
戟中徜若無人直上法堂趺坐不動謂倭曰佛法以
慈悲不殺爲上彼一笻千山寄食民間雖封身豈有
寸寶倭動色觧其縛不敢逼大書寺門曰寺有知道
僧諸兵更勿入及勤王教書至惟政展佛卓呼諸僧
讀之流涕起兵西上爲休靜副随天兵破平壤有功

李如松移帖嘉奬又作詩贈之癸甲之間以朝命三
入賊陣還兩王子刷還我國男女三千餘口清正問
貴國有寶乎曰無他寶惟寶汝頭清正曰何謂也政
曰我國購汝頭金千斤邑萬户非寶而何清正大笑
倭以為生佛以金輦舁行遍觀名勝關伯問所欲政
曰山人本無欲願還我國佛畫一幀此佛甚靈可以
禱風喚雨禳災致祥關伯以下齊聲曰大師能呼風
喚雨何必佛幀倭購松雲筆跡必重價云錄原從勳
階一品乞還伽倻山庚戌示寂有四溟集密陽有表
忠祠享惟政靈圭政剃髮存鬚鬚長至帶云靈圭亦

休靜弟子壬辰前仰觀俯察知國有大亂沉吟終夜
有半入沙場半入雲之句半入沙場者欲雪國恥而
舍生取義也半入雲者佛戒以不殺爲第一故也至
曉乃曰普天之下皆臣民則一瓢松飯一豆藏蕨何
莫非吾君之澤也習武藝乃大供具會諸僧欲赴戰
皆欲鳥獸散主呼哭三晝夜諸僧感而許死生以之
錦山之敗身被重創腸胃露出惟大呼殺賊望北哭
拜而死吾東方太古和尚入中國霞霧山嗣石屋而
傳之幻菴幻菴傳之龜谷龜谷傳之正心正心傳之
智嚴智嚴傳之靈觀靈觀傳之西山云 休靜一號西山大師

癸丑誣獄

壬辰西狩朝臣請立世子以係人心而第一子臨海君珒狂悖故立第二子先海君琿爲儲亂定後屢奏冊立而　皇朝以易次不許禮曹又請申奏　上以爲壼位久虛而不請冊妃先爲此請何也時　懿仁王后朴氏上仙故也壬寅冊立吏曹佐郎金悌男女卽　仁穆大妃也丙午春永昌大君璿生領相柳永慶率百官陳賀盖援　世宗朝廣平舊例也世疑永慶逢迎固寵　上愛重璿廢母之禍胎於璿之生日云悌男家人皆賀璿生而獨球妻憂嘆曰此舅家禍

崇也　上違豫中親畫竹一簇而其貌則叢上一王竹老經風霜摧折枯槁下一悉竹雖王竹所生其徒寔繁節長纔寸屈曲盤結而一嫩芽生於王竹之正重雖未盛壯而縹緲精蔔已有干天弄月底氣像上令小宦取出掛於壁曰病中偶模手法果如平時乎李恒福以下不曉　聖意獨弘老作慘然色頻有淚容朝罷　上引弘老入卧内問曰見畫而淚何也弘老痛哭曰不忍見　殿下今日情勢盖　上以王竹自比稚蔔比永昌悉竹為光海弘老之承順類此後光海治以逆律丁未　上有疾人皆疑臨海有不

測意　下教欲傳位東宮永慶許頊韓應寅等以為
聖教出於羣情之外時　上知光海昏庸欲易樹而
外人以為賢故疑永慶有二心前叅判鄭仁弘上累
百言脅迫傳位又言永慶謀危東宮不踏啓字而下
教曰仁弘如失性之人忍以退舊君為能事李挺元
疏論永慶　荅曰誰教為此天日在上直陳無隱大
諫李效元等論李慶全李爾瞻等作此構捏通于仁
弘命竄仁弘寧邊慶全江界爾瞻甲山　上教曰諸
侯之子受命于天子方可謂之世子今天子封之乎
國人知之乎世傳　上盛陳寶玩試諸子意諸王子

多在物貨獨光海取筆墨 上異而定嗣一說 上
問曰饌品何物為上光海曰鹽也 上問其故曰調
和百味非鹽不成又問汝輩所不足者何事光海曰
只恨母之早死 上奇其對云光海每朝問安自內
責曰汝則權封何以稱世子光海伏地至午輒嘔血
質本微弱故因此失魂云 上御糯飯即薨自內命
名大臣李元翼李德馨李恒福尹承勳柳永慶奇自
獻沈喜壽許頊韓應寅柳夢寅等聽遺教 上當門
而卧加玉帶龍袍氣絶已久大臣以下舉哀畢承傳
色金鳳以 大妃命下封書于賓廳曰去冬〻危急時

所奉也外面書遺世子內則曰視同氣如予在時人
有譖之愼勿聽之故以此托又以封書來外面書韓
柳申許朴徐韓內則曰不穀忝位負罪臣民若隕淵
谷今忽得大病脩短有數如晝夜之必然夫復何恨
但大君幼冲不及見成長以此耿耿耳予百歲後人
心難測萬一有邪說諸公愛護扶持故以此托之仍
言柳則永慶韓則應寅申則欽許則筬朴則東亮徐
則渻韓則浚謙所稱七臣此亦去冬危急時所奉云光海
即日嗣位完山君李軸請罪永慶臺諫繼論之又請
放仁弘爾瞻慶全等從之先是李山海揣 上疾將

不與儻希奮兄希聃家日夜與希奮輩締結謀畫爾
瞻鄭造李惺爲援往來嶺南嗾仁弘上疏 宣廟大
怒將治黨與未果光海立十餘日希奮嗾崔孝先等
論臨海謀反流珍島移喬桐大憲鄭逑倡全恩之說
士論多之 皇朝都司嚴一魁等來查廢長之由臨
海詐爲病狂之態以見差官卽押還配辭連人高彦
伯等杖死河大謙誣服獄成臺臣請誅臨海李元翼
剳請全恩爾瞻攻南人護逆多被罪者使縣監李稷
毒殺臨海時壬人覬富貴者協謀連起逆獄三司啓
永慶十罪遠竄仁弘爾瞻論以大逆令自盡追轘于

西小門外仁弘等錄其功名曰定運仁弘謂山海甫
瞻朴楗李惺相議陳疏並錄之至癸丑四月有銀賊
朴應犀之獄應犀故相淳之庶子與徐益庶子羊甲
沈銓庶子友英權韠甥徑善書能文朴忠侃庶子致
毅李濟臣庶子耕俊金繼輝庶子慶孫平孫許弘仁
柳仁發皆名家孽産習文藝禪學兵書與交遊者許
筠李再榮也戊申應犀等上疏冀通仕路不見用怏
怏而歸作窟驪江同産一室自號驪江七賢或儆桃
園結義蹤跡詭秘癸丑春市井人賀銀東萊至鳥嶺
被殺越之禍其僕春祥跟往驪州知賊窟告捕盜廳

捕捉則應犀也爾瞻忌永昌在大妃傍百計搆殺及聞應犀當斬謂奇貨可居乃潛往捕盜大將韓希吉家先再拜吉不敢當瞻曰令公面有福相不久必立大功極可賀遂與吉謀誘應犀以推戴永昌為宗旨引平日所切之人及士夫中表表者以實其事非徒免死可錄正勳應犀喜得路獄中上變一依瞻吉所嗾告國舅金悌男挾璣為亂誣引一時士類及武士甚多且引耕俊為製檄慶孫平孫為傳檄有曰真龍(指永昌)未起假狐(指光海)先鳴於是悌男及子姓無少長下獄鄭浹又受爾瞻嗾亂招卿士大夫駢首就逮景

狀慘愕羊甲等皆就獄致殺亾命羊甲見其母酷被
訊杖大聲呼曰殿下有三大惡故吾等欲舉義討賊
何謂反也以弒父弒兄淫烝等說大倡於庭中史官
不敢書皆相繼正刑而李廷龜申欽金尚容黃慎韓
浚謙徐渻朴東亮趙希逸崔起男趙緯韓安昶金尚
寯皆就理賜悌男死尋戮尸殺其子郡守球進士珪
童子瑄其餘誅殺者甚多西小門外哭聲漲天甫瞻
謂遺教非 先王御筆乃 大妃內侍閔希騫與永
慶僞造而七臣爲之保護並遠竄仁弘拜右相劉陳
先除七臣以折永昌羽翼丁好寬鄭造尹訒交章請

殺㼁時德馨語恒福曰廷議以政府不伏閤為非禍
且及矣子將如何恒福曰禮云內亂不與何必為永
昌死若出置當屈意從之德馨乃率百官請出置㼁
于門外仍安置江華士論惜之諺傳㼁時年八歲挽
大妃裙帶曰兒依 殿下抱中可生不願出外 妃
哭而不與使者以玩好之物誘出光海又遣力士宮
人跌蹷 大妃奪去永訣號哭慘不忍見㼁禍將不
測鄭蘊於衆中責爾瞻曰八歲兒安知謀逆聞 慈
殿廢尚食拊大君泣曰汝死吾亦死如有不諱誰執
其咎爾瞻勃然曰籍并 大妃而廢誰曰不可蘊又

書懇仁弘出救仁弘反以為愠主命江華府使鄭沆
别將李應彪爛房焦殺㼁臨死呼曰軍士爺願活㼁
在宮時北面拜跪曰 先王在天吾以是作禮宮人
知其至孝以難概之言試之曰若嘗糞 慈殿聖壽
無疆永昌即嘗性聰明讀輒成誦書法不學而能癸
丑之變宮中鼎沸只黙然隱痛恒自言曰九天有命
届七月朔問侍者曰遺幾日有二十一日乎畢於是
日死南師古嘗曰癸丑歳星沈海王子亾島至是果
驗德馨劉請永昌年幼無知待年長處之韓纉男論
以護逆削黜元翼杜門稱疾先是朴致毅亾命設賞

窮捕士人除户判賤人與綿布二百同而終不得應
犀以告蒙宥希吉流為元勳羊甲等嘗謂　宣廟大
君只有永昌光海政亂可以圖事乃與刼商聚財之
事而悌男元無相通之事矣羊甲等行賂宮中獄情
漸觧而應犀先刱自發羊甲被繫累刑字呼友英曰
我當承服友英大驚羊甲曰渠殺吾母我當殺渠母
遂誣告與悌男同謀　大妃謀危殿下的實主自喪
之罪終始入羊甲術中云許筠嘗命字羊甲曰石仙
每曰當今英雄惟徐石仙及獄起筠用慮不能食曰
路逢宣傳官䰟不着體云〇爾瞻等因慶孫獄欲延

及其嫡兄金長生及金尚容盖長生庶妹為尚容妾
故也闔門當坐或謀所以紓禍者長生不許曰死生
命也豈容人力於其間哉及三司與大臣議竟不坐
光海問應犀曰金長生亦與知乎應犀曰金某賢者
某等有謀猶恐其聞知也鄭浹對亦如之國舅柳自
新妻蓬萊府夫人鄭氏入候主問予欲拿問金長生
鄭氏曰某是當世大儒多士宗之若拿問大失人心
主意遂弛云○當 大妃之在西宫時手書阿彌陀
經六件成六帖每帖各書祝願之辭曰一念與慈犀
生獲利佛不妄語世所共知我先考寬仁愛人避忠

如竭取善如膳不幸遇亂世而枉夭予抱無窮之痛
無所告訢以銀手書成彌陁經三件惟願延興府院
君金悌男光山府夫人盧氏往生西方極樂阿彌陁
佛所予與父母共見阿彌陁佛一時成佛又願永昌
大君李㼁牧使金球進士金珪儒學金瑄縣令沈挺
世縣令金孝男惠人鄭氏溫人金氏尚宮金氏應喜
登超淨界同見阿彌陁佛速脫輪迴別行書 昭聖
貞懿王大妃金氏下有至哉坤元圖書亦以銀篆親
寫其下又書大明天啓元年九月日敬書筆法端楷
辭意悲慘伏讀不覺感涕云

附崔牧使獄

密昌府院君朴承宗光海世子嬪之祖也文昌府院君柳希奮光海妃之娚也廣昌府院君李爾瞻嬪之外祖也世稱三昌爾瞻之才最長於爲惡奸毒邪佞雖古之李林甫秦檜無以加之壬辰爾瞻以 光陵祭奉負 光廟御容步入龍灣 上稱賞事母居喪人所難能饋瞞一世至以忠臣孝子大旌門楣暗指子孫貪婪受賂渠則蕭然一室左右書籍幅巾布袍對案詩酒稱曰觀松堂以表歲寒之意人若問朝廷論議卿相得失則輒咏一二詩曰某實不知私情畏

鉞布列淸顯生殺靡置一出其喉云三昌勢均力敵
莫能上下自相傾軋爾瞻欲謀奪柳朴之權時黃愼
謫甕津南以恭以慈忠李元翼造言訕上謫松禾爾
瞻與筠謀起大獄盡除異己然後遂及　母后乃教
人疏言朴致毅匿九月山嘯聚羣徒謀亂以及海西
謫客盡鋤士林中外危懼又令舉火終南山以驚京
師會海州人朴希一朴希彬得罪鄉黨自知不容潛
附奸黨約以告變密授封書告鄭文翼在海州交通
雜流情跡可疑又錄一時名流未及發布一等父兄
大懼火其書二人又潛書投海州牧使崔沂言南以

恭與三昌蓄異謀爾瞻則自署其名盖爾瞻與以恭
同事先海之所不信而欲罔人以書不出於渠也其
父兄益怖發彬等宿惡訴沂欲仍此除去沂不忍置
法只焚其書責其虛妄而杖黜之鄉人謀除禍根與
其父兄潛殺之爾瞻恠其二人久不來遣其徒宣傳
官俞世曾托以餙烽燧密探其跡監司尹調元厚賂
世曾而知之大懼請鞫沂沂自就理拿文翼及在朝
之人半為就囚筍貽書柳燦曰沂若言黃南及某人
在於其書更為告變當策正勳沂厲聲曰安有大丈
夫受賊之嗾乎且殺無辜迄及 母后有死而已爾

瞻等乃以白大衍為監司鄭榮國代為牧使承宗希奮揚言獄當反奸黨恐情跡敗露陰令死囚鄭忠男嘗忿巳者及海州人在囚者啗以禍福多誣服證沂鍛鍊成獄以沂為逆首沂嘗謂纘男不吉人故深啣之時為刑房承旨與鄭造南瑾力主其獄備加淫刑沂只言天日在上竟杖殞以大逆追刑子侄有石有涵有泳正刑李貴金昌一以沂來時出見皆付處調元竄邊沂追刑日雷雨震死希光刑人者名轉入纘男家擘其騎馬纘男一子忽被馬蹄死人言天道昭昭初沂見爾瞻既夷 母后家金墉之變匪朝伊夕力求

外爲海州牧使反正雪冤贈職時僞獄甚多上變希
功者無虛日有被逮者乃村氓也獄官曰汝何以作
不軌事曰不軌者何謂曰謀逆曰謀逆者何謂曰圖
爲王耳氓愕然起立曰殘氓賣薪餬口嘗不給何敢
有圖王得國之心乃仰天誓曰我有斯心狗子也猫
子也柳夢寅曰飯匙稍大於人則必上變云蓋每言
爾瞻家有大頭蛇乃永慶直救之魂云

附竹釘獄　詩案獄

先是壬子鳳山郡守申慄捕印信僞造盜金濟世等
一云敬立 慄父純一爾瞻切族受嗾往鳳山啗以禍福使

誣服盜欲緩死告前典籍金直哉及子百緘鄭經世丁好恕好悌崔有海等謀逆兵使柳公亮馳啓監司尹昉言其胡亂不實主以昉護逆削職壬辰直哉父爲賊烹直哉坐側無戚容爲世所棄也光海親鞫所告姓名詿誤無據判義禁朴東亮曰丁好恕謀逆在某月而其時好恕赴京濟世語塞改告好悌慓恐獄稍緩募得柳彭石厚饋係送王獄戒勿忌信黃謂信川謫客黃赫彭石果擧黃赫爲逆魁百緘已承服直哉曰百緘不勝沙火之刑誣服實無所犯被杖訊乃曰子旣服父當刑何必杖也乃連加訊杖乃曰吾實

謀反問將欲推戴何人曰與前承旨黃赫推戴晉陵
君泰慶盖赫女為和順君妻晉陵為和順後也直哉
百緘等正刑赫與其孫裳庶子坤健杖死其妾囀春
鶯奴婢皆陳冤枉無一亂言者趙守倫以書札往来
被訊尹安性丁好善梁榞申悅先山令珩李好讓李
德洙(守倫婿也)黃愼等或誅或竄彭石斬晉陵命竄濟州
尋賜死經世被逮主見其家書札語及　上必別行
高書乃曰其家小子亦知尊君豈為逆乎又有松老
抵書曰士類滿獄吾欲死而無聞主問松老誰也沈
喜壽方叅鞫對曰臣之書也經世數月後蒙放是獄

爾瞻等鍛錬成之以仁弘山海爾瞻朴楗李惺慄等
並錄勲曰翼社世稱慄竹釘君盖慄以竹釘揷敬立
十指甲下使告變也其明年慄中惡暴死人言天道
有知○初辛亥別試舉人任叔英對策曰當除目未
下之前世必物色而數之曰某也中殿之親某也後
宮之族某官闕貟某必爲之某邑闕倅某必得之及
除目既下則鮮不符於其言考官朴承宗取之光海
大怒削科仍群議甚諍而止叔英屬校書館是時權
韠作詩曰宮柳青青鶯亂飛滿城桃李媚春暉朝家
共賀昇平樂誰遣危言出布衣柳希發聞之目以詆

斥國母譖於主而媒孽之主以爲侮兲宮戚親鞫刑
訊死趙守倫聞之跣赴闕下號哭曰此詩臣實同製
亦受刑而死一本曰甫瞻嘗請交於韡甚切而固不
許一日韡見於人家踰垣而避甫瞻大銜之及叔英
對策後韡作詩譏之主聞之怒甚而猶無以得當治
之及竹釘獄起主搜入罪人家書籍偶得其詩於守
倫家冉面遂親鞫韡酷加刑訊李恒福進前流涕且
拜且諌得減死流北才出東城外殁人言權韡有詩
史曰細雨鶯聲滑空江柳色深如何與君别悄悄動
悲吟以爲此勝於彼云韡嘗醉倒族人家主人蹴起

曰文昌来矣韠瞪目視曰汝是柳希奮耶汝享富貴而國事至此斧鉞獨不到汝項乎希奮默然而人謂韠之禍不專由於詩也赴謫出東門外主人家壁有書權君更進一盃酒西出陽關無故人韠驚傷不已飲別醉卧而逝撤主家扉為尸床扉上有題曰正是青春日將暮桃花亂落如紅雨權君終日酩酊醉酒不到劉伶墳上土時當三月主家墻外桃花半落且以勸作權尤為巧合○京山僧觧寧過趙挺家言國事至此公何如此盡論簿待天親傷殘同氣之事又斥挺短挺入告按寧殺之寧臨死吟詩曰無父無君

昧大義誰知骨裡有偏仁滿朝食肉皆含舌可惜敢言獨殺身

庚戌從祀金宏弼鄭汝昌趙光祖李彥迪李滉於文廟仁弘疏詆彥迪滉欲黜從祀而代陞其師曺植太學齋任崔有淵等削仁弘儒籍館學儒生李蘂等五百餘人疏伸兩賢詆仁弘蔽誣之罪持平朴汝樑仁弘門人也許啓之主將罪疏儒李恒福疏救曰曺植之門無仁弘則道益尊仁弘之門無汝樑則學益深人以為名言時諸生捲堂而去李睟光以知事到泮中詠詩云絃歌聲撤讀書齋碧瓦陰風響古街微雨

一庭芳草綠夕陽無語下空階

羣凶悖倫

爾瞻乃大北巨魁承宗希奮小北首承宗子自與爾瞻壻也承宗初聞爾瞻有廢母議未知虛實適對話有鳥止于庭樹鼓翼而鳴承宗曰彼微禽能知反哺爾瞻默然又見飛蜂過前曰此是微虫能知君臣之義不可輕視爾瞻知其意牢與之貳時大小北相攻甚於水火李慶全調劑兩間會大小北于掌苑署約和酒數行爾瞻先吟曰不是尋春樂事忙只要相會話心腸梅花亦解吾人意先占天和送暗香承宗次曰十日相尋九日忙向來懷抱幾回腸梅寒竹瘦同

清標盡醉芳樽内醞香希奮次曰憑君休道異聞他
願　彌堅鐵石腸李白桃紅都未管歲寒期保姓名
香李覺和曰小吏休言直宿他吾儕說話摠肝腸滿
園桃李看看好只恨傍無鮮語香李昌後繼曰胄造
禮罷出門他倩得仙茶潤肺腸此會應知非偶爾果
場須記小梅香承宗謂爾瞻曰必去鄭造尹訒韓纘
男輩然後和事可成爾瞻雖許而疑貳持兩端造訒
纘男亦不自安約竟不成方約和時武人李應獬邀
遊三昌閭人皆笑之是時爾瞻日益用事植黨自固
嘘吸霜露漸至竊柄犯分無所忌憚獄辭蔓延轉成

咀呪之獄敎一宮人爲證侵逼 大妃掘發 穆陵謂埋凶故也 先王宮人悉繫治刑死藥死殆盡使進士李偉卿倡癈 大妃論與李尚恒爾瞻之壻韓曦晤續男諸子成夏衍晋善之子其甥李生寅等疏斥 大妃曰內作巫蠱外通逆謀母道絶矣掌令鄭造尹訒疏曰大妃得罪宗社母道已絶將以國母待之耶殿下當與 大妃各處大憲崔有源執義金止男持平丁好寬啓曰今日合司席上以 母后爲言是豈人臣所議爭使聖孝無間乃臣等之意大諫李志完聞當發此論具二疏一從造訒之論一如有源之議欲臨機

去就也造訒請主各處後將建廢黜之義也玉堂李
民宬吳靖鄭廣敬閔有慶持正論副提學李惺爭之
不獲論遞造訒職而外議譁然以造訒倫紀之賊儒
生趙慶起疏請斬偉卿造訒主不得已削造訒職領
相李德馨謂左相李恒福曰造訒之罪犯上不道吾
兩人陳請屛裔何如恒福止之曰徒激主心而已時
主猝移　大妃於慶運宮稱西宮李廷龜鄭曄詣西
宮謝西樞之命見宮門牢鎖草沒宮庭時丙辰春適
大旱用故事閉南大門二人掩泣曰不用閉門第
開閉門則天乃雨爾瞻聞其語將起大獄或解之曰

此訴諸不必究甬瞻怒曰訴諸亦泣耶然頼其救事遂寢曺友仁以分承旨直西宮有詩曰横廊寥寂鳥聲哀晴晝空庭掩草萊清切地曾司出納荒凉歳久聚塵埃燕尋舊主投簾隙蝶趂殘花戲砌隈水涸銅龍宮漏絶香消金鴨篆烟堆蕭條物色殊南内陟降英靈隔夜臺白髪孤臣潛下淚不堪萇楚滿堦栽又曰欲承無旨可能承承旨華啣底處徵坐待黄昏簾影黒但見蝙蝠撲飛繩進士禹必佃疏請拿囚友仁窮鞫定罪李惺纉男等論德馨囘逆之罪即往楊根憂憤殁恒福挽曰淪落空山古自憫聞君長逝倍消

魂哀辭不敢分明語薄俗䫉人喜造言德馨之去也
大帝俯伏馬前導行至家而去有異人候於江頭贈
詩曰家在廣陵江水西黃花艶艶郎何晚落葉蕭蕭
風更凄窓外杜鵑催歸去似識幽人戀舊棲首句及
第三聯失傳歿時異雲蔽室奇眩人眼經日而散云
是時百官猶行肅謝於西宮丁巳希奮判兵曹始不
行之廢母收議起於希奮出仕五六日後盖北流猶
憚承宗立異而累年不發之論起於希奮一去就之
間云許筠時以右叅賛使金顗李莅誘聚湖嶺無賴
之徒爲若儒生自家供給主自搆疏使相繼投呈嶺

南進士鄭渾疏首倡廢母論大憝李覺見之曰此乃
除害之一大機也儒生尹惟謙鄭晩李志皓李璹宋
永緒李榘等踵之請降西宮尊號金闓疏曰臣為西
宮摠管侍衛有若君臣之禮雖斬頭穴胷義不忍為
也金大河疏數西宮罪惡請加亟殺永絶禍本生員
金尚夏等百餘人上疏數　大妃十罪曰崇信妖巫
咀呪　懿仁先靈埋骨陵上辱及泉下書諱肉斥散
飼烏鳶其罪一也欲貴子㼁謀行厭勝枯骨木人布
瘞宮中潛引凶巫誦讀妖經其罪二也當　先王違
豫之日外結永慶弘老陰約逆珒欲傳神器待㼁長

而援之其罪三也密教悖男團束大君房奴子千餘人潛行部署以待緩急之用其罪四也鄭仁弘攻永慶之疏入也敢生奸心欲乘機易樹泣勸 先王屢下嚴教國本之危有若引髮其罪五也 先王賓天之日矯為遺命託子㼁於諸宰臣令其保護其罪六也聖上臨御之後巫祝呪咀累歲不撤禽獸全體投諸宮中必欲戕害聖躬而止其罪七也教誘悖男合結孽豎連交武士欲乘朝家之釁謀移國鼎其罪八也做出不測之言橫誣聖躬宣言於其族至令逆豎撰入於凶檄之中其罪九也多出金幣厚資羊甲使

入倭中結爲外援立議之後欲背上國其罪十也主
答曰足見爲國之誠予不幸遭變不知所爲也館掌
議河仁俊等數西宮罪惡通文八道先是儒生洪茂
績鄭澤雷金孝誠疏請盡孝主怒謫三儒于海島儒
生趙潝又請盡孝下獄拷掠鄭蘊疏曰逆賊之子猶
有侍年之法况於先王幼穉之子豈合遽施刑章予
其死之寃路人猶悲造訒好寬等首發廢母殺弟之
語以吾君之至親爲自已富貴之餌是可忍乎鄭逑
亦切諫被斥自渾疏後自大官至儒生醫譯律官筭
員學官別武士錄事忠義書字的寫字官各司書吏

渾似
蘊

輩疏日以百數乃爾瞻筠誘脅而武士則訓將李時言脅之至於五部坊民一千九百聯名疏乃左尹金閭或誘或怵籍成國人皆曰殺之計尤極憯矣爾瞻筠使其徒金彥滉投矢書於西宮使人發告其中所主之語有不忍道也作飛語曰矢書意者某某人會三淸洞而爲之先論趙希逸安置理山將起大獄主驚愕名諸臣議之領相奇自獻曰此奸人嫁禍之計爭之不得以匹馬出城抵江陵山寺臥不起劉陳矢書自有爲之者實指筠也主亦疑筠事遂寢筠旣與自獻爲敵謀益急聲罪　大妃罔有紀極至謂永昌

本非 宣廟子取家人兒養之宮中又謂徐應祥出入宮中潛通外議誅之韓孝純以垂死之年尸氣餘䰟婢顔於爾瞻之門知可以奴使之故假以議政之名外使諸賊脅之内以悍妻迫之承望風旨蠅營狗苟人謂是夫必行大事丁巳八月大憲李覺等大諫尹訒等啓曰西宮於宗社顯有當絶之惡荅曰予以否德賦命奇險戊申癸丑之變皆出於天倫顧緣宗社爲重勉從廷臣之請不圖今日又聞此論天乎天乎寧欲脫屣人間掉臂長往蹈海而處以終餘年正言徐國禎啓略曰西宮罪狀甚臺諫草野曾無一人抗

義者臣與弘燁李偉卿黃德符李尚恒韓熺韓彧崔
濩蔡謙吉申埴安應魯等二十人始討西宮之罪而
慶基茂績孝誠請斬鄭造尹訒邪論鋒起衆心狐疑
所以臣輩屢請速下節目奏聞天朝亟完其廢典而
殿下尚未允下臣輩之死必在於兇徒翻局之日也
近日妖僧托以大論迭進疏章詆斥臺諫干預朝政
此誠國家紀綱不振之故也是時覺造訒張喙伺人
以威脅之曰從違之際死生判焉公卿大夫士惴惴
無人色儒生散人亦皆逃避先是趙濈呈疏承旨等
失色危之濈言語自若繫獄多年承宗時判義禁救

護刑配當路言承宗㗖成浸疏云反正後浸除昌寧
縣監卒時儒疏曰四五上皆筠等募入也或稱逮定
大計或稱貶降或稱　大妃國賊或稱永與讐絶主
大喜以諸疏封下政府收議自獻先議曰母后不可
廢極陳前古利害數百言仍坐政府會宗戚文武百
官議未竟三司論自獻忌君護逆之罪請姑安置極
邊自獻見吏報故久坐收覽百僚之議曰廷臣若有
數十輩執正論者可以據此直陳羣情之不同冀回
天心如金尚容一隊亦不能抗義耶宗室儀賓皆同
休戚亦阿時好矣乃肩輿而出是日爾瞻設桁楊署

擭以待異議者百官前啣九百三十餘人宗室一百七十餘人如鎧聚蜂屯擧皆遑遑不敢先呈議稿司果鄭弘翼清風君金權正言金德諴極陳孝道司勇李愼義僉知吳允謙僉知李景稷李時彥正郎李文賓判官李文賓郡守閔栢司果權士恭主簿鄭士溫同知宋英耉執正義立異義昌君珖鄭昌衍李廷龜尹昉閉門不出東陽尉申翊聖病不出李光庭權盼平居大言者皆回護依阿右相孝純議大論方張朝議已定惟當裁處得宜以盡處變之道禮判爾瞻議有臣子不共戴天之大義有聖上終始保全之私恩

折衷諸蹤惟在廟堂判尹闓議謀害聖躬即爲君讐
豈有異論承宗希奮托辭引嫌不爲明言覺詗纉男
李昌浚金質幹閔夢龍趙挺宋錫慶任袞尹銑等五
百四十七人宗室茂林君善瀜慶平君玏慶昌君珘
仁城君珙等二十五人皆從其議其餘推諉不言柳
根托省墳臥梘山不起光庭沐浴遠出蒼黃馳回叅
廷議物論唾之李恒福在田間曰固吾死所議陳子
不讎母伋妻白母等語痛陳大義時論大譟請斬竒
李竟竄恒福於北青自獻於吉州金權鄭弘翼金德
諴李愼儀並竄冢宰虛位二年至是夢龍特授主曰

鄭仁弘力言閔夢龍大可用予常不忘今相臣有稟夢龍為右相仁弘孝純升領左廢論發後孝純専倂問計於仁弘其答詭秘不明指在廢削之間孝純日伺爾瞻意廷請日期累易至戊午正月初三日晡孝純庭請百僚奔波詣闕行路失色自諸疏起後士大夫平日或有張胆奮腕者到此靡然從之是日庭會之令初不出相臣而右參賛柳澗自爾瞻家直招政府吏出令相純不知所出趨蹌而来蹩蹩如老狗狀就庭以仁弘之書為斷案乃以廢削二字為目名列卿各書可否字在位者惶怖失措金闓出位大呼曰

有不從者則從不從者之議耶孝純不敢誰何默默
垂頭而已廷中紛挐將有潰出之形夜已四鼓下矣
爾瞻以文衡將草啓厲聲曰此國之大事有依違者
非人臣也反覆講論於三司遂定廢黜之議孝純腊
韋其間如牛維馬韋也主荅庭請啓曰行凶　裕陵
咀呪　先后戕害寡躬事係宗社去　大妃號只稱
西宮公主降爲庶人大臣三司六卿會議政府戶判
崔瓘定節目削前上尊號出玉冊玉寶去　大妃二
字稱西宮國婚時納徵納幣等文書還出出御寶徽
旨標信與輦儀仗廢朝謁問安肅拜罷分司承政院

兵曹摠府兼春秋司甕院承傳色司鑰別監內官宮
中各差備內人衛將所內醫院禁漏酒房罷各道每
朔進上三名日進上政府六曹物膳政府表裡各司
三日供上西宮進排依後宮例公主廩料婚姻依翁
主例父為逆魁身與逆謀子為逆徒所推戴既自絶
於宗廟身歿之後舉哀無服不得入廟進築宮墻二
品武將四員相替直文從事官二員武軍官四員堂
上武將八員武軍官八員守直軍士及設堡等處令
兵曹看審酌定宦官二員別監四員禮判一員謄參判
尹壽民參議李命男啓曰西宮巫蠱宮闈逆狀盡露

罪惡已盈六年之後舉國始爭得定貶損直奏天朝
褫收誥命事勢之所不已義理之所當然也亟擇使
价以完大局議大臣施行依允同副承旨李偉卿領
相鄭仁弘處問議啓曰西宮奏聞天朝不易之論也
請收誥服乃國家大事而天朝命之天朝收之天命
天討一舉無缺主既廢母後欲知泰昌帝待鄭妃事
例以為援證濟尹鄭遵誣啓帝廢鄭妃殺福王而迎
合之金大德奉使朝京據實馳啓士論偉之主命政
府查出廷請不參及進參人則堂工以上進參五百
四十五員雜頉不參一百十一人終始不參十人以

鄭昌衍柳根李廷龜尹昉金尚容李時彥吳允謙宋英耇爲八奸遠竄以李時發金瑬李景稷朴瀰洪友敬柳頔鄭孝誠朴東善尹衡俊申翊聖爲十邪宗室義昌君等並請遠竄老病宰相及小官並以削黜論當初廢論爾瞻筠主之而曰直奏 天朝者爾瞻主之曰直加廢黜者筠主之初皆出於爾瞻而終以奏與直廢之說遂成兩頭論議盖爾瞻稍黠善機詐陰以廢說諂上而外持奏廢之論把持形勢奏廢則事未易完而大論無結局之時內而固寵外而立威筠闖急於圖利主直廢之論賭勝爾瞻爾瞻又以計擠

之此笏與瞻同其道而異其說者也時江原監司白
大珩歸與爾瞻等議作變於西宮大珩偉卿等因除
夕儺戲率黨突入 大妃潛避後苑一宮女潛卧御
寢而死或云 宣廟夢告此變 大妃驚覺預避又
曰承宗聞變馳告云
庭請終始不參秩領敦寧鄭昌衍晉原府院君柳根
唐原尉洪友敬知敦寧朴安世副護軍李時彦知中
樞申湜判中樞李廷龜海昌君尹昉司果劉挺立司
勇鄭承緒李祥權克正知中樞金尚容錦陽尉朴瀰
東陽尉申翊聖行司果朴東善戊午二月初九日抄

啓以上擧案查出秩　堂下人負終始不參秩晉昌君姜絪淸風君金權綾海君具宏慶陽尉李士恭(其子上疏伸寃)晉安尉柳頔同知敦寧金玄成福川君吳百齡松山君金渭豊寧君趙應祿司勇趙虎臣司猛李尚俊(其子上疏伸寃)李憘副護軍成晉善司直權憘副護軍李時發司直金璲司果尹鳴(子承任上疏其父隨參進請誤抄寃悶事)副護軍尹應三僉知吳允謙司果鄭思恕李桂男(其子上疏伸寃)兵曹正郎鄭弘佐承文權知姜碩期內贍主簿閔汝賢奉事鄭忠傳典牲奉事柳山立衛率柳璨司直李景稷儀仗郎廳鄭相祖李弘源典籍朴自凝副司直

許下似有之

宋英耉副司直鄭孝誠○李恒福當初出抱川村庄歎曰人與松皮餠同耳打松皮爲餠打人爲逆賊又謂村人曰汝等以何事被侵耶曰外方户役極煩恒福曰京中户役亦重盖護逆與户役同音也恒福在北青夢 宣祖臨軒而柳成龍金命元李德馨李山海入侍 上名光海曰某也無道戕害骨肉幽縶母后不可不廢德馨奏曰李恒福方在近地請招入同議 上許及覺語子弟曰吾其不久乎越二日歿其時始有 靖社議也兵使玄楫作詩送恒福喪曰鰲柱擎天天妥帖鰲亡柱折奈天何北風吹送因山雨雨

未多於我淚多後以此被罪○恒福登鐵嶺作歌曰鐵嶺노픈지예자고가는져구름아孤臣寃淚을비삼아띄여다가님계신九重宮闕뿌려본들엇더ᄒᆞ리此歌播都下宮人皆習唱一日光海遊宴後苑酒酣聞此曲問誰作宮人以實對光海愀然不樂仍泣下罷酒而終不能放還其後宋時烈翻爲詞曰鐵嶺高處宿雲飛飛飛何處歸願帶孤臣數行淚作雨去向終南北岳間灑沾瓊樓玉欄中相國南九萬亦翻詞曰咸關嶺高復高夜宿曉去寒雲飛孤臣寃淚欲付汝願帶爲雨長安歸長安宮闕九重裡倘向君前

一霏霏恒福行到鐵嶺觀海雪日初晴海天無雲滄溟浩浩萬里無邊豁然開抱曰不有此行能見此世界到北青主妓慶仙陪話恒福戲曰北俗喜馳突爾亦能乎仙曰是吾能事乃着氈笠持短鞭結束登鞍翩然若輕鴻騎出溪邊衆石磈磊手控青絲信鞭橫馳其翻身調馬極甚閑熟恒福拍手曰雖公孫大娘之舞劍何以加此端川官妓舜真以名唱有名來謁誦離騷北征及古人逐臣詩其聲寥亮悲楚恒福甚不樂即變調唱將進酒赤壁賦退溪陶山别曲聲甚和暢恒福曰一聲之變能使人哀樂隨之真妙才也

後語人曰北来有三勝事鐵嶺觀海慶仙馳馬舜真
歌詩也○恒福之謫行過城南山壇邊李好閔送別
詩曰此地年年送客歸山壇擧酒祭江蘺吾行最晩
當何處無復故人来別離恒福和之曰雲日蕭蕭晝
晦微北風吹裂遠征衣遼東城郭應依舊只恐令威
去不歸此卒於北之詩讖也先是恒福語李德馨曰
吾輩任事久迄可休矣台見可代者否官畀則當力
爲推挽也德馨故不答直曰台於某日見顧恒福如
期往德馨曰李承旨爾瞻以台入故屛避恒福已揣
德馨意使之入而熟視德馨曰台眼近瞇耶德馨默

然爾瞻即辭去恒福曰台何誤耶吾輩異日不遭此
人之毒手幸矣及癸丑德馨歎曰常台知人矣恒福
字子常故也○當廢議也鄭蘊抗言不可而仁弘反
上可廢之䟽時仁弘之子為便養作宰星山有人粘
詩于仁弘門扇曰千古綱常輝遠筆百年宗社爾瞻
拳丞相欺秦當萬死李由何事又三川仁弘見之驚
曰吾不得令終矣輝遠蘊字也○趙絅未釋褐與爾
瞻有瓜葛之好爾瞻語曰君潦倒如此豈無青雲之
志乎絅曰拔泥塗登天門豈非大願顧不易得爾瞻
笑曰苟願之何患不得居無何朝廷特設科爾瞻成

之也甬瞻送一筆有管無毫竊其管有赫蹄細書一

通絅大驚歸抱川甬瞻時時問遺亦不答有人自龍

州来甬瞻問曰趙絅堂號云何曰六松曰是欲殺我

也盖六與戮同音松甬瞻小字云○壬戌天將趙都

司者留京有詩曰清香旨酒千人血細切珎羞萬姓

膏燭淚落時人淚落歌聲高處怨聲高盖指光海政

亂民困也

附戊午獄

許筠系出名家文章藉世賦性妖妄素行乖悖必欲

立功專擅丁巳朝京歸曰中原有林居漫錄而宗系

之誣至今未雪王驚惑即令筍委往申卞筍多載金
寶卞往卞來偽署彼此御寶定奪回報主大赦設增
廣相臣沈喜壽知其情語同僚曰前於己丑已盡昭
雪又何卞誣筍御之斥逐之喜壽出門凄然有詩曰
出官非是棄官歸回首江山何處依欲買小舟無尼
價傾箱唯有舊朝衣筍擔當廢論招集不逞以洛川
君金闓司諫辛光業河仁俊黃廷弼李國樑徐尚顔
南正燁等千百為群盤據館學預出科題為發身登
第先是別試殿試試官朴承宗子自興曺倬弟佶筍
侄窒卞獻以僧退俗得參兩司啓曰卞獻以僧名雙

冀軍功司果書於紅牌汚辱朝廷請削版時以為門中洞内婚姻慶席山僧何以參於其中欲箚獨以私情取侄定配咸悅窒削科時議之不公如此權韠詩曰假令科第用私情子壻弟中侄最輕獨使許箚當此罪世間公道果難行榜中朴自興試官承宗子甫瞻壻也曺倬試官倬弟朴弘道亦箚侄壻時稱子壻弟侄榜憲長李顯英等請并削科答曰許家行私而欲混跡亂眞并擧他人至欲罷榜可見許家之權重也其行私所取一二人削之可也後箚投書西宮悉書光海罪惡又掛榜南門通諭尤憯變書則箚所為

而偉卿等委之於趙希逸遠竄是時虜警初作天下
動兵我國逼近建州衛人心汹懼築詐作告急邊書
又作匿名書言某地有逆賊某日當發恐動城中每
夜使人登南山松間呼曰西賊已渡江琉球之兵潛來
城中若不出避不免池魚之殃乃作謠曰城不如野
野不如越人心驚懼莫保朝夕都下人戶十空八九
使仁俊曉見持平韓明勗曰有匿名書粘崇禮門必
有凶賊俟隙者是時天尚未明難見文字明勗心疑
之天明詣闕到崇禮門見壁書果如仁俊言乃啓以
掛榜必是仁俊所為鞫此則可得其狀鞫仁俊及其

黨玄應是一一引服箚知情内托殺　大妃因廢光
海之謀也爾瞻恐鞫箚則辭連於渠以為仁俊等皆
就服箚更無可問之情乃直斬箚于市金闓杖死元
悰李茳等遠竄反正後悰茳皆斬之以穪害西宮故
終未伸焉當時大北中分各立黨與三司啓爾瞻纘
男偉卿朴鼎吉奸凶之罪主荅曰爾等非爾瞻鷹犬
乎奴顏婢膝舐痔吮癰亦嘗為之今日倒戈請罪未
知何如是時吏曹參議李挺元獨政三年除官全用
賄賂高下挺元富擬王公爾瞻務為掩飾不願入吏
曹常帶禮曹判書大提學指揮趙挺挺元輩如奴隸

及挺以吏判丁憂不出其代使挺元獨政至挺之免
喪還授自監司兵使至權管皆從賄注擬則落點亦
着内外銀貨之多少以為取捨外官被論者圖得徐
當發落之旨則退坐境上例享官供貪黷甚於在官
時民不能堪每於開政之日金尚宮報事擅斷主亦
不得自由六昭媛十淑儀乗金之無聚首乞點金來
則皆散其用賄得官貸貨於市井徵價於民結公然
成例爾瞻欲廣樹私黨每於科時預出題製之而不
文者多故借述於李再榮李渻宣世徽數人每當試
期各以勢力爭奪故數日之内輒易三四處雖其家

人不知在處再榮為高陽郡守時監司以公事招之俄而其子登科人有詩曰高陽太守去來忙方伯門前慶事昌潛寓平壤勢家各送騎邀之到東坡店夜有賊突入人争奔避賊退無失物而所失者潛也時値冱寒以青羊裘褁潛去登第人目之曰青羊皮及第丙辰謁聖前日奸凶送筆於其黨李進士處而誤傳於同其彌𢏚之家其人詳諦則筆管有小紙表題唐朝羣臣謝揄柳大其人方借見其家事文類聚知必推急騰其要緊文字還授其筆於傳者曰當傳某家其家果推去類聚二人俱中是科入塲士皆曰今

日火出火出果出是題戊午增廣亦然諸生將潰圍
出試官哀乞指日爲誓惟金起宗柳大華等數十人
從之金柳得中式年則經書預拈七大文講誦乙卯
戊午式及丙辰謁聖辛酉別試最甚云有人夜書續
男之門曰明經賢士盛於斯二百年來始見之七大
文通從自頷暗中蹤跡鬼神知一榜中柳希奮家五
人同登李德馨子與朴弘耉子所作在取捨中考官
言亾相子不可較時相子乃取朴子有人詩曰城南
五柳獨全春竹工題名摠出身五柳之名試官書扇竹以爲不忘兩
相嬌兒爭不得始知死生判二字缺此皆大北罪案

而惟永宗不主廢論其子自凝扁堂扼栢以著其意
有足可取而但貪鄙好財是其短處也當時無一箇
公道故進士尹善道受希奮旨亦憤爾瞻行私上疏
請誅而被竄進士郭瓔豊基人叅奉瑠子嘗附奸凶
累叅廢疏瑠大怒逐之乃上疏斥爾瞻等爾瞻令刑
一次以痘瘡死獄先是天使語譯輩曰李爾瞻許筠
汝國貴臣而李則秋風泣女之相許則老狐被縛之
相其他宰相皆不吉百僚之面帯殺氣者多國王其
無事乎未久果驗筠誅後禍及其父曄斬尸司諫沈
大孚過其山下夜有哭聲問村人則曰自許公墓遭

天壤之禍每夜生哭聲云大孚題詩置石床曰不肖
孚無子空山白骨寒精靈休夜哭金盌亦人間自是
絶哭聲○時宮役稠疊民窮財盡不得已刼民賣官
銀錦塩鐵家基熟石納而爲官者多金腰玉頂連續
道路市井謠曰金者玉者銀耶石耶錦衣紬衣土耶
木耶搢紳恥之又横役侵徵宮闕木石一依價布其
名目有三結木四結木五結木分送宮奴或送諭度
使或稱東宮農所或稱中宮農所或以爲三昌屯庄
布列八道占奪民田間有擧邑幾無私田市街兒童
遇車馬之過齊聲問答曰基耶石耶銀耶借作耶聞

者掩口盖得官者以銀為科者以借作也有好事者
作五行宰相論功傳而嘲之曰萬曆中規為宏大百
弊俱興趨事赴功之臣林然并進時則有五行宰相
者出一日會于庭水宰相曰吾五人適同矣論功可
乎皆曰諾水宰相曰西門遺利史紀興歎鄭伯浚渠
秦漢蒙恵今日之功孰與我大火宰相曰陳鄭有灾
擁畢徒勤焦頭爛額我實滅之今日之功孰與我大
木宰相曰楩楠豫章欝若鄧林棟樑居柱非我莫就
今日之功孰與我大土宰相曰萬戶千門皆我之基
金砂玉池皆我之獻彼獻石獻布獻藍之美皆列于

班今日之功孰與我大俄有勳金大夫借述學士聯
裾而進曰諸宰相論功茂矣美矣然未得盡善也死
者可生賤者可貴出入禁闥交歡卿相君卿之鯖不
足論其珎孔方之兄未足比其神霜露在手滄桑易
位子孰與我學士繼起曰不學而能無為而成取人
為善久暇不歸青錢萬中何羨於張鷟桂林一枝自況於
郤詵從他笑罵好官我做子孰與我又有手持鐵券
口漬盟血者軒車駢闐自外猝至意氣揚揚哆口而
言曰人發殺機天地反覆何知倫紀已嚮其利何知
是非已嚮其榮形登彝閣計存宗社隆隆赫赫莫我

敢當子謂如何於是宰相大夫學士逡巡避席刋行
而跪曰太陽出矣爝火難為功願毋復言功先是丙
辰時輩欲廣樹黨與至於闒茸愚騃不識一丁之人
皆得叅弘文錄多至五十餘人一日柳塗謂友人曰
吾適過墟墓間聞悲泣聲問之則答曰我乃文臣石
擘日也以文官不幸死不得叅於丙辰弘文錄故泣
耳盖石者只誦經書章句而已至於落張亦不之知
連上下而讀之式年殿試策問以松蟲蝗旱救弊曰
南山往之竹杖揮之殺之埋之可也又對風俗薄惡
曰牛之子馬之子之之聲相續於泮宮以此人數没學

問文官必首擧擎曰○仁廟反正後盡釋昏朝被罪
諸臣盡削戊申以後功勳盡釋寃獄而惟許筠等不
在赦令筠嘗曰男女情慾天也禮法行檢聖人也我
從天不敢從聖人居喪狎妓參禪拜佛遂不得爲清
宦僞作讖記語皆凶慘自謂有所得無所忌憚世傳
作水滸傳人三代聾啞受其報應爲盜賊尊其書也
筠與朴燁等好其書以其賊將別名各占爲號以相
謔筠又作洪吉同傳以擬水滸後筠等擧虀粉此甚
於聾啞之報云

癸亥反正

光海初年則無失德但昏庸愚迷罪著倫常怙不為非國事一委於奸凶一從其指揮尊其母金淑儀恭聖王后陵曰成陵與大獄大開賂門方伯閫帥例捧三百兩及第三十兩進士二十兩不納則官貟不落黜擧人皆傳擧賣獄為常事不厚賂則無得脫者大興土木之役許民納基納石納鐵納銀隨其多少并加資級人稱五行堂上監董諸官竊材瓦各搆第舍凡其所入半歸尾閭山童民竭而呼邪之聲屢歲不

止韓孝純以進山蔘一云煎餅登台鉉李冲以獻雜菜除
戶判或譏之曰山蔘閣老人爭慕雜菜尚書勢莫當
又選力士宮人自畏所捧銀使之負行其人力盡不
勝便大喜曰此當生我之物盖其意畏虜酋入寇則
欲賂而退却或失位則賂中朝求復位云然日入數
千金而負者只負當日所捧尚宮輩盡為偷賊主不
知故宮中號鵂鶹王金尚宮介屎賤隷女也罷冠後
宮所言皆從至妃嬪御幸從其指揮云李尚宮不知
何許人許淑儀儆女積從妹尹淑儀縣令弘業女也
洪淑儀牧使邁女權淑儀餘慶女任淑儀副學蒙正

妾女鄭昭媛郡守之罪妹皆彌戚里擅柄威福刑殺
官爵視銀多少貪風大振民怨滔天撤民家數千區
作仁慶慶德兩宮將建景福宮未果遍押諸姬環而
進退者五十餘人一月内幸後宮者十五日自丙辰
元旦白虹貫日戊午有蚩尤旗其他金星晝見無歲
無之熒惑屢入南斗主不悟益猖其獗於是申景禛
具宏李曙李重老具仁垕相與悲咤慷慨曰吾輩生
此禮義之邦一朝淪没禽獸之域寧惜殘命忍居無
母之國也遂决靖社之議初前平山府使李貴為人
疎迂實有大節李恒福獨異之曰君當作社稷柱石

臣非吾輩所企也同知金瑬有衆望為時所忻悒悒
不得志金自點沈器遠李澥沈命世元斗杓等自謂
有才莫展思遇風雲際會貴試謂景禎宏曰吾將往
居於大小青島安能生息於無母之國乎景禎宏曰
何必往大小青島致君堯舜不亦可乎貴曰吾觀其
人量狹智淺難與計事時人指仁城君珙有人主之
望而貴素知其為人故云宏曰天生聖人在我一家
君欲識面乎遂定議詣綾陽君第一見契合魚水灑
落景禎父砬與瑬父汝岉同殉故兩家情誼素厚與
之首議擧義之事李曙李興立等諸武將皆從而起

曙英鷙可任大事崔鳴吉張維各懷靖難之計沈命
世宏妹子嘗痛其父崦惡於主被害亦與合謀景禛
宏命世於　仁廟俱懿親也李适以北兵使既辭朝
景禛送其弟景稽往見爵與同事适欣然從之設舉
義廳於壽進宮洞往來謀議金元亮爲人倨傲指揮
壑貴輩引納适使約與立岀卧廣州先是恒福赴謫
壑往候之恒福曰時事至此吾儕友中能靖宗社者
冠玉也勉之壑黙然而其心已定云貴以平山府使
辟景禛中軍收拾軍兵詭稱捕虎築山城云承宗疑
之遞貴而又以景禛爲曉星嶺別將李曙拜長湍府

使李興立為都監大將貴機事不密撥難之謀頗泄
柳天健知之言于崔滚滚有源之子與希奮親密故
也希奮使其客正言韓惟翔論貴自點有異謀自點
賂金尚宫罷遠媚爾瞻事稍解貴率其子時白時昉
待命闕下自鳴疏曰殿下於臣伊川之遷餞谷山之
饋酒長城之賞布扁川之賜紬生臣者臣父活臣者
聖明今被惡名乞就鼎鑊先是貴女為自點兄自兼
妻自兼好佛與贊成吳謙妾子彥寬亦通禪理者從
遊臨死托妻於彥寬戒其妻謹事佛道女遂落髮與
彥寬逃入居昌石窟中為尼事覺彥寬杖死主釋女

内之人皆稱生佛每言其父貴及夫弟自點之忠且
自點專意行賂不足則女居間貸金尚宮以給他宮
人又貸於他宮人給金尚宮如是循環而言自點爲
人所忌將欲殺之請爲保命諸嬖倖呼自點曰成之
而不以爲疑主欲推問則介屎等笑曰李平山金成
之可憐人生寧有是事况金書房一介寒儒有何權
力得爲異謀主批惟翔啓曰徐當發落惟翔又啓曰
設有追悔莫謂臣等不言主曰莫以無形之言枉害
忠良主又疑大北欲陷中北之計故事遂已自點外
三寸俞大逵爲諫長從中宣力遂得停啓而諸人放

意行事刻日恊謀進定師期鳴吉通曉劉基靈棋占
法得吉日乃癸亥三月十二日壬寅二更也十二日
夕長湍兵不来　上親候於延曙驛路出彰義門延
曙之曙彰義之義乃驗於二百年後亦神矣曙到彰
義門外結陣舉義諸人趁期来會造率軍官二十人
先往以待貴自點宋英望韓嶠等各領所募軍數百
而来會俄而張維来會傳去夜李以敬以軍中直走
告變鞫廳已設逮捕四出訓鍊中軍李廓領砲手數
百出彰義門云盖以敬父惟弘謫江界時墍為府使
相親以敬為義子故李厚源要與同事期昏往彰義

門各歸次夕食以敀叔惟聖窮訊乃吐實惟聖挽以
敀往同義禁金蓋國家言之蓋國言于承宗承宗大
驚令以敀告變三啓請鞫而是日自點盛備酒饌納
于介屎主方與宮人宴樂昏醉於麻花餅此李女與
介屎所為也告變之章置而不下曰設鞫明日為之
日旣暮闕門閉承宗等不得已退坐備邊司蓋國曰
即聞訓鍊大將李興立為內應云宜急推之承宗捉
興立跪庭訊之曰人言公反何對曰此告變果矣除
去小人然後可以得志矣承宗曰然蓋國曰莫如拘
留興立或大監以都提擧出將否則小人願為假領

事事若蹉跌則其如國何興立又跪曰若以逆誅我
則大監女當為官婢矣小人雖或負國安敢負大監
蓋承宗妾女即興立庶子婦也承宗甚然之使出其
後門蓋國處踏曰大監大監事已急矣承宗始悟而
更招則相府下吏不得接跡於軍門未幾軍聲振地
鳴鑼炮散云先是承宗招朴安禮密問曰西人必有
所為我知之矣全自點無端撲殺其奴豈無所以也
我欲發而西人盡死則國亦亾矣以此不告也西人
若言於我則我當同事一孫女何關也時舉義諸軍
太半未到若干烏合之卒聞設鞫皆洶懼欲散貴贇

适手曰大将金瑬未及来事急矣令公為大将後可
鎮軍情遂拜适為大将曰自我以下違令者斬适欣
然從之招軍官出所書義字累百片粘諸人衣後以
表之适嚴束伍衆心始定俄而瑬諸人来會他所傳
令招适适大怒不欲往貴力勸往會讓大将位於瑬
以适為先鋒被紅錦鐵甲先登碎闕到中學橋唱鵝
聲輿立和之夜纔三更二點矣前軍直入仁政殿光
海與世子徑變着庶人服走隱閭家諸軍爭相瞋目
以劍擊柱曰濬民之血崇侈至此吾今而後得反也
上以未及受 大妃命故不受南向之朝只於殿陛

坐超床見諸臣命自點啓以反正之意　大妃敎曰
十年幽閉之中無人来問爾是何人乃於夜半無承
旨史官而如是直啓乎公主則已死埋於墻下矣盖
反正之擧出於意外疑其又奪公主如永昌之事而
然也承旨又陳啓終無下荅之敎　上又命貴陳啓
請還法宮　大妃終無回意　上親詣西宮主已就
捕命乘轎随後　上往西宮伏地待罪　大妃命促
入傳國寶貴對曰此時傳國寶女主安用乎臣頭可
斫國寶不可入　大妃親立内庭使侍女傳語曰大
将何以疑予乎促納國寶欲爲國體别無他意也貴

對曰誠如聖教策立主上而招大臣傳寶禮也　上
命入國寶又令并入啓字經數時　大妃命大臣都
承旨奉　主上入行策立之禮　大妃教曰逆魁暴
揮至今在闕庭天地間一刻不容息大逆巨賊何故
安坐卿等上為宗社速為安置然後可移御卿等為
予須不慢忽予向卿等再拜請之乃安置光海居于
江華　上大會舉義諸將於榻前貴啓曰昨日之事
李适之功居多當為兵判适避席曰臣有何功只臨
事不避而已昨日大將金瑬期會不至李貴以臣代
之臣以瑬後至欲斬之貴力止不果矣滿坐失色瑬

曰當初期以二更論以兵法先至者當斬韓嶠曰兵
法無此語瑬曰吳子有之貴曰吳子有不待將令先
爲突陣者斬未聞先至者斬也錄金瑬等五十人爲
靖社功臣造爀座次居瑬下又以其爵秩已至一品
而勳籍在二等其子參擧義而不得錄蓄憤怏怏以
致甲子之變人言金瑬導之　上卽位分遣都事拿
来仁弘及造訓諸凶大行天討中外大悅反正之謀
出自西人自是西人復當局先是壬戌冬昌慶宮中
有謗書移御速速四字自空墮者日數十至明春三
月乃止癸亥春西宮侍婢一人忽發聲高唱曰三月

某甲與門將開復見天日其有期乎宮中以爲狂至

其日 大妃復位

行刑秩金尚宮韓纘男白大珩朴弘道朴鼎吉尹天
生鄭夢弼姜翌(已上軍門刑) 李爾瞻李偉卿朴應犀鄭仁
弘鄭造(彥愨之孫) 尹訒李元燁李弘燁李益燁閔濚尹惟
兼韓希吉元悰俞世曾內官趙龜壽(正刑)李挺元柳希
奮柳希發蔡兼吉黃德符韓正國韓曉韓晤尹三聘
辛光業李莚梁護朴宗冑李大燁(只誅)四調度使金恂
金忠輔王命會池應鯤(梟示)朴燁鄭遵(賜死)韓孝純李冲
(追奪) 其餘北流之刑誅不可殫記而幸免者甲子丙寅

戊辰獄殆盡此則金墍自點鋤之承宗其晨逃之其墓下與子毅伯自興自縊死手題遺言曰身逢暗主不能直諫自投深淵以謝天地百神之靈云其挹栢家為擧義勳臣之家爾瞻變着工人草笠逃溺漢江水清為人所捕時縛致亂政諸臣於闕外奉常寺隷孝昌蹴纘男眉間曰汝能復困我乎額鼻破傷而不敢出言欲更蹴為守者所止盖兩日前纘男受宮女之囑杖孝昌也纘男被縛倒地求飮守卒曰 大妃在西宮飢渴甚於汝今日而汝不進一勺水我何以救汝渴纘男懷德人嘗趨附西人無所成素善玄琴

李弘老為忠清監司時抱琴隨行人謂進士中房及
登第首先諂事爾瞻其類目之為新附向化反正時
逃匿果川其族家壁藏中追捕以來○金尚宮介屎
承恩於 宣廟為人凶狡知光海不自安密交以為
日後計毒弑之慘出其手而光海則無預云主欲幸
宮女則介屎允許然後乃成故視諸姬賂多少令薦
寢主亦不敢違主小拂其言則發怒曰敢忘大德乎
言發吾口則上無以自立主有惶愧色主每携介屎
就寢所故尚宮朴氏跪地諫之主每有懟色云介屎
母後夫劉夢玉侄婿鄭夢弼托為假子巋立外宮介

屎使夢弼居之積財巨萬奪民田作已物介屎昏夜
出入與夢弼淫亂又引尹昭儀以淫夢弼反正後尹
女自決李挺元以夢弼擬襄陽望政吏鄭愛男曰此
我弟正男之子渠以白身安敢擬此挺元慚沮○朴
宗冑黨於仁弘致淸顯奉使義州見吏妻之美突入
强奸女走避宗冑入官捕致女與夫喩以禍福終不
肯即抉割夫婦之舌并斃目前靈山有年少良女其
夫往戍宗冑招其舅使嫁其鰥奴女痛哭曰欲守信
則禍及舅白日臨照豈終無報女入其家若歡忭自
得乘奴入後自縊死十六日夫還又十六日反正未

十日斬宗冑於大丘南門持刀禦內者數百人○仁
同府使池應鯤咸安郡守權忠男王命會梁山郡守
金忠保或稱調度使或稱差官勒賣告身倍取其價
民有垂涎而受之者受其價分爲四一入宮中一入
權奸一入該司一入渠私槖皆因此而得官命會李
安訥奴也幷誅之籍產中外喜躍○希奮儒生時過
人家空基脫屐置前放便屐上忽血書曰嗟君萬里
行壬辰扈駕西行鐵丸洞腹不死至是金貂盈堂甲
第封鎻甚固中有新屠馬脚流血淋漓至反正希奮
被捕於萬里峴大誅子姓○大妃必欲致刑光海以

報讐 上曰彼雖無道君臨十五年不可施刑移配
濟州卒廢世子侄謫江華以剪子掘塲内地七十尺
逃出籬外邏卒呼以軍帥廢人不應且有香氣遂被
執還圍内自縊嬪上樹賊之見廢人被捕先自縊廢
人善於詩在圍内賦詩曰本是同根何太薄理宜相
愛亦相哀緣何脫此樊籠去綠水青山任去来聞者
憐之其在津船詩曰塵寰翻覆似波浪何必憂愁心
自閑二十六年真一夢好須歸去白雲鄕光海嘗有
三清洞一絶曰丹壑陰陰翠靄間碧溪瑶草繞天壇
烟霞玉髣靈砂老蘿月松風鶴不還廢世子生日朝

有荷生于禁庭窪池中俄而長俄而華俄而旋落盖
一日問鄭曄時在廣州有告擧義答曰綱常已絶此
時宗社為重萬一蹉跌士類盡殲則國隨亡矣如我
迂儒當守天地之大分及還光海曄語大臣曰光海
雖自絶于天羣臣曾所北面當笑送左右失色不荅
聞光海有病曄白　上曰臣事光海十餘年豈無犬
馬之懷淚隨言零　上為之改容○判書權縉與諸
功臣不協以為延興之獄無罪者誣服縉實主之鄭
曄曰金瑄之死縉以為刑不及童子力爭其死且延
興之死人皆避之而獨縉與吾啓慰　慈殿今乃陷

人若是耶縉竟竄梁山自點以其客閔聖徽爲嶺伯陰與謀之聖徽果令隣倅慶㠎成言曰縉與倭人交通無何㠎以衆急至縉曰君有命固不辭死㠎無以應促兵殺之朝廷以矯殺宰臣下獄功臣等力救只奪官後功臣等欲以爲北伯申欽曰北方是士夫竄謫之地聖徽若又擅殺則奈何議遂沮○朴𪸹大北人也聰明絶人詭譎莫測早孤育其叔某宰相家有婢治容嬌甚叔性嚴故獨憚之𪸹年十二三時騙其婢叔盥面婢忽擲水戲灑之叔詰曰汝昨夜竊吾冠屨像吾狀入廁而盜彼婢何也𪸹服之叔語家人曰

惟吾知燁之如此燁雖俊俏長必覆家也燁不敢復
弄術於叔之生時也燁年十五六時放縱市街有人
駐馬問姓名曰汝吾友子辛歸欲教書燁願授史略
初卷鈍蒙甚半日不能了一行其人即李德馨爺也
泫然語德馨曰吾悲亡友兮不肖也德馨顧燁曰是
童籍籍穪神才前日子設庠試是童居魁大人墜其
術中矣燁拂衣起曰何沮吾游而揚吾過於衆也吾
雖不文干公何事德馨怒欲治之父止之燁嘗行街
上時新經倭亂京城人烟蕭瑟時値月夜有冶容女
過前燁隨之入一甲第錦屛繡被目眩心醉女欣然

就狎膚冷如氷女曰吾鬼也大族女也大富家也家
口皆癘死弱姿不能殮哀呼而死成寃䰟欲媚人而
收衆尸不逢可意人令郎間世氣也幸遂吾願燁索
燈見之處女尸卧衾而死人桃藉矣乃傭人厚埋别
葬處女歲祀之以其家産發身焉燁按箕營也女見
夢曰令公數盡矣可復見也燁推命於中原謂活萬
人生有仇者改活曰殺故在箕營罪犯秋毫皆殺之
一官童舉爐足跌童按爐擲燁頭瞪視童曰烈哉赦
之以納賂久任箕伯作長廊聚妓百餘人爲長夜飲
風馬戲及正後密令都元帥韓浚謙使五百軍圍之

燁坐長廊酣宴衙奴来告燁大怒曰惟我在亂從何生見元帥令緩步下庭着枷始聞反正事曰冠玉做事何不使我知之刑官讀罪目燁輒曰搆誣也至交通宮禁殺人者死則微哂曰然乎吾推命殺萬人壽故已殺九千九百九十九人今而思之誤書殺也吾昏矣當死進藥十餘椀不死笑曰吾少遇異人以柳木炙香油日飲之藥何能殺也男兒當自死耳吏進弓索叱曰絞以弊索可乎遂杖殺吏而懸錦死殺人遂盈萬云刑時人謂妓輩曰何不笑臨妓齊聲曰使道前聽令来矣一笑而散仇人寸磔其尸僅収五

六骨節納櫃黄州人投之江妻妾徒步上京燁死前
夜翫月法首橋詩曰一代關西伯千年法首橋傷心
今夜月終作可憐宵成川降仙樓前十二峰皆有祀
燁叢祠云西營官奴嘗竊泉流庫錢櫃有金甲神曰
此朴按使燁錢也汝受券来奴入京街童呼曰燁来
問姓朴也請券而来後燁見庫中一空櫃貼童時券
云一夢外史斷曰燁古之惡来也其榦才氣岸亦類
晉之王敦也○燁邀椵島麻衣士梁姓人盛威儀見
之梁揖不拜熟視良久索紙書莫浪殺劒在頭燁大
怒曳出之時鮮于浹以童子讀書松泰寺梁一見語

僧日此兒當血食後燁凶死浹廟享梁相法如神云
○黃德符居懷德宋村窮不自存專呑水利夜間爭灌被常漢以椎亂打仍向京曰同邑人韓纘男託爾瞻廊下見其子爭先發癈母之言爾瞻大喜善待遂屢參凶疏値式年占初試歸宋村自誇講工同里參議宋國澤時以布衣聞而恠之即拈易一卦適得與爾瞻所約之卦德符大讀無誤又拈他卦牢辭不誦會講果及第官至典翰初討附賊得富貴後旋背免身乃遷一翻身事遂出清州牧未及遷計而反正政院啓德符與李偉卿倡率儒生首發癈母之論竊七

大文科結姻於賊臣元悰因與筠誾悰泣等諸賊擔
當癈母之啓圖補西原剝割生民罔有紀極至癸一
境之民造山於懷德以葬其父云德符從子翊衛世
楨以宋時烈門人免禍〇李慶全之父山海初附金
公諒舞弄建儲之議自托於信城君故最為光海所
惡及見儲位不可動又恐光海立而禍及已復欲納
媚光海乃以傅攝防啓事嗾仁弘投疏離間兩宮使
光海疑懼窺覘微意首倡癈論及山海死慶全紹述
之為弘瞻謀主而猶不欲自犯其手故反正之初得
免弘瞻之誅而自知其罪終不可免其翌日往見崔

嗚吉乞其命盖嗚吉父起南即同硏之舊而嗚吉亦
待以父執故也嗚吉正色曰日月重昭天討方嚴尊
夫烏得生也慶全曰余亦自知必死君須追念先誼
救此將死之命言淚俱發嗚吉惻然曰雖欲救之實
不能思其可救之策於是慶全低聲曰 聖上登極
當有奏請而航海人所厭避若以我圖差使臣則海
路未必死人雖死不累子孫幸而全歸則豈不酬勞
而貸吾命乎嗚吉熟視良久而許之薦於朝竣事而
歸遂得免死然持淸議者終不以一時之勞貰萬世
之惡故雖在子孫皆不許淸顯已巳之後始通淸路

○反正時都承旨李德泂被執不屈叱曰亂從何起吾君何在不死非夫也刀在頸不動李時白掣其肘曰綾陽君爲宗社爲此擧天威不違顔咫尺矣德泂乃下拜叩頭涕淚被面哽咽而視曰願毋殺舊君毋殺舊君 上嗟嘆曰何爲出此言諸將欲兵之 上親止之先是鄭曄嘗訪金瑬瑬以水筆寫撥亂反正四字於樓板上有若習字然曄取其筆書只恨入林不深瑬知其意一向相外及先海將遷也曄言於諸人曰所嘗臣事盡爲哭送於路左左右相視嘿然曄馳往則行已遠矣涕泣而返自是大爲李貴所怒○

李貴語多率易處踈壬辰之亂以前叅奉詣行在差
名募官廟堂指劃時有一原任大臣坐睡者貴乃
曰我名位卑微恐未辦事願得睡大臣足以藉重聞
者大笑其忠誠款款樂善愛人出於天性故能掩其
小節之踈貴自儒生喜陳疏其妾有歌者每歌必唱
今日今日之曲公曰爾今日之曲尚可已矣妾曰何
如主公誠惶誠恐金尚憲平生寡言雖倡優雜戲人
皆絶倒者尚憲一不啓齒有一新恩家設聞喜宴時
優人朴男者以獻戲名世其家謂男曰今日清陰相
公當赴宴汝能作極可笑之事能得一笑當厚賞之

尚憲旣赴宴男陳雜戲尚憲一不顧也男乃卷一紙
如上䟽兩手擎之徐步而進曰生員李貴呈䟽仍跪
而展紙讀曰生員臣李貴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皆絶
倒尚憲亦不覺失笑云貴嘗與鄭蘊論事於 上前
貴爭不得憤詈曰此人曾爲羅州有某事蘊乃徐曰
臣果有是事當別論罪今日之議恐不干涉蘊性坦
率嘗爲羅州曰古人云食君衣君己之章服盡自官
辦爲親設宴載酒數石往嶺南凡事多類此豁谷以
暗行聞其事歸言于朝以副學召還蘊夫人頗有獅
子吼蘊憚之謫島中十餘年乃有一妾歸不敢置于

家嘗為南原府使時置其妾于閭舍每託以見友而
出暫見面而入或問蘊曰公曾不畏爾瞻輩凶焰尚
何畏夫人乎蘊曰不然賊瞻輩殺則殺此則長日侵
虐政可怕也聞者齒冷於于野談曰李貴王汝吾少
時友也有一女名禮順其夫金自兼監司億齡之孫
縣監琢之子也酷好佛道與其友庶孽吳彥寬同修
佛學其居處飲食無內外與之同雖寢宿亦同妻子
之室其後自兼病且死托妻子於彥寬乃口號作偈
曰来時無所著去若清秋月来亦非實来去亦非實
去真常大樂性惟此以為理偈畢以死其後彥寬出

入禮順之家猶親戚教禮順佛家許多書宣言得他
心通之法異香生體靈光滿室人或稱之生佛一日
作書藏篋與其父别從彥寬剃頭出家于安陰之德
裕山伐竹為室而居之邑人敬信皆指米布施之其
僕為禁都所捕自縣逮同彥寬禮順報監司轉聞于
朝彥寬改名晃禮順改名迎日即彥寬亡妻名也拿
致京師時逆獄未竟疑其蹤跡鞫于殿庭彥寬死于
訊禮順繫于囹圄作一絶寄男弟其詩曰衹今衣上
汚黃塵何事青山不許人圜宇只能囚四大金吾難
禁遠遊神其控招畧曰自六七歲稍解文字已無心

於世樂十五而嫁不以男女生業為念惟留心至道
積功八九年似有所得又曰自念昔釋伽王之太子
也棄國踰城苦行於雪山十年為住世之佛文殊於
日曩刼女身也亦忘軀叅道終成正覺願王夫人王
之后也求法遠行不能自達至於自賣辛勤是乃觀
音前身也其餘歷代之為辛勤者不可勝數至於唐
朝佛法不至大興而門閥婦女為尼出家不知所終
者亦多古今雖異志豈有殊又曰夫世有三敎儒道
釋也儒則以明已德明人之德使君臣父子五倫齊
明萬物安職昆虫草木咸蒙其澤此道之大顯者也

仙則以水火鍛氣鍊形飛昇物外病惱不得近老死不得侵然刼壞未免輪迴此特長年之英華耳佛學頓悟自性清淨有如皎月當天邪習自除煩惱自清漸至圓通自在神變無碍輪路斷絶地獄永滅從前惡業雲消雨散歷刼寃親同濟覺岸身壞而愈明刼盡而愈堅微塵一箇之如是其餘言之難盡臣生以女形雖欲學孔終無能臻致君澤民之極仙竊造化之權爲弄幻之大者故學佛粗得一線自擬宴跡山林上祝聖壽下報親恩庶幾不負一生今墜大罪中死無日矣然形骸之散只如脫屣死生之理無異夜

朝況無所犯而死死猶生也蓋無恨矣

逆帥稱亂

李适參判號靑坡陸之孫也以武扶身而能文善書反正時部分規畫皆出於适錄勳時金瑬謂新領柳之置适二等第一人次李守一之下守一為兵判适為判尹方諸功臣之入侍也适惡瑬在上座却立睨視全無敬謹意甲子夏有西警以張晚為都元帥鎭平壤瑬黜适為副元帥兼平安兵使鎭寧邊 上親餞於慕華館手賜寶劒椎轂以送适顯有怏怏之色申景禛握手曰令公此行吾輩之所當同者令之適

歸其頷代之适拂然曰揮而出送令亦無相瞞也适
積不平遂蓄亾圖時教授文晦李祐權盼鄭邦說尹
安亨韓許等告變云李适叛奇自獻李時言韓汝吉
柳公亮李愭尹守謙全有亨尹珳韓明璉李楹鄭忠
信柳斐然丁好善等中外相應復立廢主使為政三
日盡殺西人一隊然後推為讓王極其歡樂使終天
年而仁城兄弟或其二子中從民望立之 大妃則
依舊尊奉云适子旃明璉子瀾潤俱在告中自獻等
下獄遣緹騎拿适明璉明璉時在龜城任所時适手
下兵數萬降倭一百三十餘名及腹心兵六百餘騎

號稱精銳及聞拿命與其屬李守白竒益獻崔德雯
李廷培密謀曰我只有一子將伏斧鉞豈有子死而
父全之理爭男兒死則死安能俛首就戮益獻等曰
莫若殺來使威脅軍中使無異意适名中軍李澈緒
別將李舜懋李珖眞候李愼适提劍語曰違令者斬
左右股慄立斬都事沈大臨即岱之子其年符其父
死年且有灾異甚憂懼卒死於賊云時元帥中軍南
以興軍官南斗徇往寧邊适付一書以興往帥府發
之書中列書南以興柳孝傑朴震英其辭曰聖明在
上羣凶滿朝清君側之惡烏可已乎晩以事聞朝廷

震駭初文晦等上變也李貴崔鳴吉皆以爲信瑬以
爲寃貴怒曰金瑬同謀故稱寃也及适反始大懼請
誅自獻等以絶内應李元翼曰自獻罪狀未著況力
爭廢母議可謂十世宥也貴力爭曰自獻立節廢母
豈以疑似加刀鉅又白曰願以變生蒼卒人情疑懼
故事出不得已非以爾預於逆謀諭自獻使知朝廷
議而死又不能用自獻賜死餘四十餘人被誅瑬實
主之宰相權怙語人曰冠玉無後玉汝之後必昌後
皆驗以元翼爲都體察使李時發爲副往關西又以
鄭曄爲副以李守一爲副元帥領砲手五百發行時

晩麾下言安州防禦使鄭忠信與賊善必反晩曰忠
信豈然乎及暮忠信来晩責以棄城之罪忠信曰賊意
在疾趨必不由安州且與其膠守孤城而死不若聽
府下調用盖忠信與适情若兄弟又在告中若在寧
邊近地則無以自白棄城而来欲明其本心也忠信
又曰賊以銀蔘厚結毛將據有清川以北上策也陰
結奴酋倚仗形勢中策也間道直趨京下策也賊必
出下策矣晩遣忠信還鎮晩使孝傑等書喩湔緒等
歸順又作檄文半以誘解傳示适軍見之曰吾聞元
帥亦與謀今不然是紿我也适開喩鎮定捲還慈山

晩知适不由平壤路始議出兵以忠信孝傑等爲前
鋒左右將适由遂安路轉入黃州督戰御史督師府
進兵與賊對陣官軍潰於賊鋒朴永緒罵适曰汝以
府院君兼副元帥反生射天之計乎适亂斫之孝傑
幾爲賊殺乃手執鞭棍左右揮擊以脫其奴山水勇
力超倫與其主不相捨死于賊以興忠信論以軍律
金起宗救之令立功自效晩會守一等將促進攻之
至猪灘黃海防禦使李重老李德符率豊川府使朴
榮臣等迎戰适急擊大破之重老投水死德符榮臣
亦死适勢益張晩等憂之從事官金時讓曰适領下

有懸肉狼跋其胡之相終必狼貝就戮晲等喜曰适
之頷內人謂燕頷虎頭封侯之相果是狼胡進退維
谷諸將喜之平山府使李廓既不能戰又不能死伏
於積尸中翌曉起來云逢賊棍幾死復生而無傷痕
人笑之時賊警日急都民玩弄無守戰意李貴坐鍾
樓街募兵無一人肯從東門外十餘里閭見喪服者
着平涼子騎駿馬率丁壯五六名持兵器飛揚上京
者皆亂家子與賊相應者朝家斬适妻及适兒杆城
倅遯頭送懸於松都街路戳見其母頭墜馬而哭适
則不動而反欲刑其子适不入松都直向臨津坡州

牧使朴孝立捲兵以走與防禦使李興立送款于适
李貴疾馳入京　上引見貴餒甚不能對　上命取
飯饋之貴曰事急矣當日渡漢以避其鋒　三殿及
元子夜渡漢江津人皆逋百官頓足上下皆以爲賊
若追及拖家累將投江宣傳官禹尚重能泅水捕得
小艇五六以渡翌日闕膳南原府使申垵進薏苡粥
及乾柹　大妣患眩僔葦索醬水一卒適裹乾醬一
塊和水而進　駕次公州時适與明璉連輿入都城
适弟遂與李忠吉李時言子煜等募都中惡少數千
人迎賊爲先導各司吏胥隷僮具冠服出迎坊民治

道路鋪黃土而迎之入據景福宮假推興安君瑅為
王以忠吉為大將瑅以酒肉犒忠吉軍都民語曰推
戴瑅其能久乎初瑅護從渡江中路逃歸謁适于軍
适亦心薄其為人而不得已姑立以從民心撝喻都
民使各安業名所親之在京者排成朝廷矣鄭忠信
語曰不可玩寇官軍先據鞍嶺賊必仰攻我當俯擊
則破賊必矣從事官李敏求金起宗力贊之忠信先
出諸將繼之進陣鞍嶺諸軍一齊夜到人喧馬嘶值
東風大作城中不知官軍來陣張晩亦登峴上邊潝
金完為東西營中營黃瀷後營中景福是時賊議出

兵适曰以一支兵同降倭從彰義門遠出延曙驛生
獲張晩則可全勝明璉曰嶺上軍我知其數彼烏合
之卒望我軍必喪魄未交鋒而潰散然後可以鎭人
心也仍令軍中早辨行廚曰剪此朝食出二支兵蟻
附而上官軍歸路已絶皆有死志明璉爲前鋒适居
中督戰時東風急賊乘順風矢丸如雨南以興扶劒
督戰金慶雲李希建挺身出戰慶雲中丸死邉瀹手
提劒督之人皆殊死戰俄而風勢忽轉西北塵沙撲
面賊在下風自卯至巳酣戰不已晩軍官中東曰副
元帥李守一駐兵不相援從事官金時讓金起宗督

戰御史崔晛曰後至逗遛當行軍法副帥兵房軍官
可梟示揔督崔鳴吉亦言之晩曰副帥大將也不可
輕處起宗請其乘虛入城晩以非萬全止之賊將李
壤中丸死明璉中箭退却會适易次旗動鈞人仆地
作聲南以興望見大呼曰李适敗矣於是賊兵大奔
自相蹂藉墮厓落澗者不可記或分路散走或竄入
閭家都民閉門不納赴麻浦西江死者亦多忠信欲
追入以興止之曰不出一日兩賊之頭可致不必窮
追有人獻一僧頭起宗曰此尹仁發之頭仁發故承
旨敬立孽子與柟陰為逆謀約城中無賴為內應為

文晦等所告托死爲僧掌造書記者也前兵報賊兵
来屯以興吹角放砲而待都民見官軍大捷入賊營
捉殺火兵取其資粮賊不得食怒殺都民都民背賊
要官軍共殲日暮未果捕李煌問罪臨刑呼曰安望
久使我至此望久賊徒而招煌者也适等夜從水口
門遁過廣州殺牧使林檜直取利川路忠信孝傑趙
時俊李希建等追至利川墨坊里賊徒已殺适遂稱
明璉等而明璉子潤亡命後入虜成丁卯之難益獻
守白等持适等頭來獻　上償其死堤自仁慶宮上
曲城觀戰及敗左右皆散遂走到廣州昭川自稱元

師軍官欲投宿閭家爲前縣監安士誠所縛獻于體府南漢都元帥沈器遠都監大將申景禛以爲俗逆人得以誅之與晩等相議縊殺之敦化門前　上御公州行宮正門受馘還都以殺
提下器遠景禛獄明日乃釋褒贈殉死諸人　上尤傷重老之死褒以貫日之忠陞其父麟奇職大封功臣七十餘人　傳曰前元帥出師之日推轂以送待之非不厚也而殲賊之功成於　廟社淪沒之後其自京出戰壯士之庸劣張晩之福也且元戎之任所係甚重而不爲交替兵符令軍官偃然　上送欲議軍務名之則托以疾病

不來是何道理予甚驚恠從重推考以懲其慢蔑朝
廷之罪前是有童謠曰李适光适張晩甫乙晩方言
光适者金錚之名而征戰吹打之器也甫乙晩者倨
傲不恭之貌也賊适打錚犯京而張晩稱疾不即戰
也适反報至校理吳翽以焦易筮之得蹇之晉繇曰
避凶東走反入禍口制於爪牙骨為灰土适果敗走
水口門到利川為其下所斬竟與焦辭脗合李重老
明於鑑識見人立辨善惡嘗謂适尖頭蛇睛必凶人
也重老嘗莅伊川時有人來告新寓境下願得公文
存護重老諦視其人命下獄曰此必獷悍賊也有一

老人許曰此乃叛奴殺吾稚子而逃者重老出付殺之人驚異之金元亮深信适父子适見告而以百口保之及反自點以承旨啓囚之元亮裂衣血疏竟不得上及南　幸自點曰殺士之名吾自當之使斬於獄中沈光世以幕僚從适爲所欺甚相得及歸李貴問關西事光世曰适言明𨔛有異謀遂飛報於适逮适反光世在嶺南逌發背道死乙丑李貴上疏曰上年适報之來上下蒼黃其在獄三十八人未暇查問一時誅之其間豈無抱冤者臣竊見　殿下前後治獄例存欽恤生而被罪者次第見宥死而抱冤者無

路得伸王者之欤豈以生死有間哉 上即命伸自
獻等寛及貴沒全有亨子鏸心喪三年哭泣悲哀一
如父喪适甞於驪州清心樓傍營室宏傑多變異云
适自起兵至敗死僅二十二日也先是甲子三月工
議金德諴䟽曰臣與李安訥受命西下椵島聞黃州
鯉魚淵官軍不利之報及猪灘喪師之後以為使臣
齊告于都督送家丁持討适牌文于賊中适若殺家
丁則是殺天兵也因此而請兵於都督則名正言順
尹義立及鐵山府使安景深俱以為然安訥獨以為
此賊有三策審聞然後為之及臣等自島中出來見

本道巡察使李尚吉書則以請兵事向𣝔島云且有
訛言賊适奉　慈殿於南門外閭舍而推戴一王子
大駕則出避楮子島臣與安訥義立景深會議待
尚吉入島安訥曰奉　慈殿則是亦吾君之子也曰
未踰年也曰楮子島其能免乎其餘及正初未盡之
事功臣等命薄事賊适立相等事亂言無倫臣知其
失性誕妄故未嘗言及於人今聞安訥語玉堂曰未
踰年三字出於臣口而䦨對安景深辨曰十三朔已
踰年云是以天地鬼神爲無有而不知其舌之動於
中者也　上曰安訥所謂三策何策對曰留𣝔島時

安訥語尹義立臣後往不問 上又曰問于尹義立
安景深處以聞二人以安訥所謂三策直擣 大駕
所在上策也奉 慈殿立王子中策也留京城自謂
下策矣云兩司俱發安訥拿鞫按律 上不允遠竄
鏡城○适之將反也裨將某見适每如廁有隱憂色
乘間問曰公何懼适曰汝揣我何念裨曰怕金昇平
瑬李延平貴乎适笑曰猿兒輩何足言所怕者鄭忠
信裨曰忠信短小丈夫小人視之如草芥公欲除之
小人當朝去暮縛來适曰吾尚懼汝何能爲裨曰若
招以軍務相議渠必來然則一力士事耳适曰諾裨

入安州傳將令忠信欣然即振衣鞴鞍俄見裨將一
隊擁劒列閤外曰公受重委不宜離鎮忠信叱退曰
元帥令不可違列校又進挽又叱退親軍爭簇前挽
止曰小人輩當死遮之忠信始曰軍情不能違此忠
信謀也裨將即其路竄身為僧傳其事於人云忠信
光州寒微人為李恒福所薦與癸亥諸功臣輩交厚
封錦南君嘗奉使入建州奴因一室而飢之徹夜誦
左傳其聲琅然奴歎服為南乙下僉使時詩曰千年
往跡鳥飛間文肅公碑碧苔斑可笑玉門班定遠幾
多辛苦乞生還忠信病甚醫言當用人蔘數斤 仁

祖曰如瘵此人竭國力無惜況數斤人蔘乎忠信毋光州吏妻也參奉鄭某有事於官留其隣數月女踰垣而從某與之昵遂有娠生忠信語在潛谷筆談○人言甲子之亂靡金塗賊適不至速反丁丑江都之陷一任其子乳臭狂童僨誤大事云

附戊辰獄事

李仁居樞之孫也居京城得罪鄉里光海時寓於橫城詭行盜名反正後推奬拜六品職一云光海時拜翊贊不赴見人推許自高其才丁卯冬見江原監司崔晛極詆靖社勳臣當國所為不厭人心指斥 乘輿晛以為

處士大言不以聞無何率十餘人詣横城倡言起兵
其意渠若發言人必影從也縣監李擢男逃往告原
州牧使洪霽馳往横城仁居獨坐縣舘縛送京師鞫
問及由則曰山野中傳聞崔鳴吉主和誤事故欲清
君側又問推戴何人曰欲自爲之仁居子年未二十
勇力絶人問其黨刑二十次猶能以足指執擔軍後
背則背痛顛仆云録霽等勲封豊寧君時承旨柳孝
立希奮侄也謫堤川與大北餘孽綱漏者密謀復光
海與仁居相往来至是孝立遣其子及黨入京締結
宦官宮女又與蔭官許逌鄭沁等謀逼兵入闕約以

戊辰正月四日夜逌叔前府使禧在竹山知其狀報
洪瑞鳳時崔晛以不發仁居之罪繫獄晛子山輝待
命獄門外隷卒之曾隨孝立而後役沈命世者謂曰
明日朝廷大變令公出獄無憂告以孝立之謀山輝
大驚急往告于命世同瑞鳳以聞是四日夕也朝廷
大駭四散逮捕發都監兵設伏三門外以俟逌等果
載兵器乘夜入来皆被捉鞫問皆吐實稱與珙往来
孝立之招有珙密奉　慈旨誘聚亾徒等語　慈殿
大驚命嚴鞫　上焚其供孝立援其從弟斗立及面
質斗立曰我何嘗知此孝立罵曰汝獨生何爲斗立

自服而死孝立之意隱然自比於六臣之死孝立斗
立逌柳宗善孝立子安集中李友明鄭遴振趙憲立李
惕裴允金應彪金應獅金世益金永起等二十餘人
正刑錄禍等寧社勳瑞鳳山輝皆與爲禍上疏曰許
逌率衆上京之時臣弟稧與臣晝夜謀議稧曰當使
子選達夜馳往則可及逌未到之前捉住女壻前判
官黃縉使之偕去縉往議其父性元怒曰一刻爲急
汝尚何歸驅送縉致書于洪瑞鳳金瑬從間道鷄鳴
至三田人馬顚踣投入李厚培厚源家先遣厚培於
瑞鳳厚源於瑬傳臣小札選縉同進瑞鳳家瑞鳳通

諸將相捕捉逌率弟就戮且斗堅逌之心腹令募金
振聲得聲申瑞檜將應其謀得聲乃性元孽女壻性
元責以大義令混往詗之斗星旣失三人踵來窺覘
瑞鳳縛輸其情送于金塗獲其軍器執其徒黨遂成
其獄賴稧與性元以上變臣何功焉大憲鄭經世論
錄勳三十三人之多請汰濫錄者累啓從之先是仁
城君珙好修餙謙謹下士頗有人望而賛成廢母議
以此反正時不舉論及适意在珙而從駕故未果疑
珙有通賊之謀謫于珍島三司連請按法大諫鄭蘊
獨請全恩瑞鳳爭於 上前曰鄭蘊新從草野來未

知珙蹤跡故如是蘊曰誐或逆謀已著閨門之内以
恩掩義可也　上曰是也大臣二品以上三司爭論
上荅曰予爲　宗社不得不勉從公議骨肉之不相
容予常痛歎不圖今日忍爲此事痛恨直欲無生珙
賜死傳旨曰光海時逆賊河仁俊上疏請廢母引胡
氏誅武后之説曰誅之可也斬之可也光海下此疏
令宗室百官収議珙議伏見儒疏無非爲君父之忠
誠安社稷之大計亟從公議以安宗社云今年正月
逆賊許達招内李友明問於許逌曰當推戴何人逌
曰得聖人矣矣身曰聖人誰也曰仁城鄭沁招内閔

澍往提川柳孝立家謀立仁城使孝立為外援安執
中招內仁居變未出之前往見鄭沁則曰有一諸葛
亮方圖此事盖指仁居也矣身曰澍言於我曰仁城
我族也常懷憤惋之心金應虎仁城娚夫且其家臣
也與內官裴希度當先入闕內擔當闕中之事金世
益招內文官金鐸云廢主復位後傳位仁城柳孝立
招內矣身謂澍曰仁城有奴九十餘名使江華哀痛
書傳示大臣而舉事則孰不從之十二月澍来矣家
言仁城已受　慈殿密旨云柳斗立招云鄭沁謂矣
身曰圖復舊主仁城力言柳宗善以柳忠立奴得只

為江華通書之路今亦送書顯通告報因受圍中書
傳仁城仁城受之河永男招云初四日聚于鍾樓舉
兵犯闕推戴仁城李孝一招云前年變亂　大駕若
於十四日出郊仁城同行則昏夜欲為舉事而　大
駕退行仁城隨　慈殿先往江都以此事不成安友
善招内問八字於盲人李逢春則云甚好正月初三
日為吉御營將具山斗都監中軍李繼先為内應閔
澍先迎廢主為王傳位仁城李秀香招内丙寅九月
往原州到鄭沁家與僧曇華同宿華曰讖記云辰巳
得仁城矣身問宗善曰仁城得志廢主何以處之宗

善曰廢主處壽聖宮以仁城為養子云交通圍籬鴆
誣 慈旨尤極凶慘 慈殿震怒再下嚴旨百官中
外連章請誅不得不勉循公議使之自處事下義禁
府遣都事李仁俊于珎島處珙遣中使護喪柩上來
其妻子給馬上送因三司爭論妻孥配濟州乙亥雷
雨穆陵宣祖崩誤傳雷擊吳允謙往審啓曰雨也言者
皆咎諱灾訛言不息允謙出門外 上深斥訛言之
人大諫鄭蘊疏斥大臣諱陵變又曰佶億健珙三子珙宣
廟第五子乃 先王血孫也流放海島今幾年矣壯者已
衰幼者已壯男而未娶女而未嫁噫哿矣其男哀此

年壯之女其終閑死於籔人龍戶之鄉乎 上特釋
珙三子兩司爭之正言沈德孚疏曰此 殿下盛德
事既不能開導於前又不能將順於後非所以報
殿下也論者斥以黨逆出補外丁丑元日夜深 上
獨坐南漢圍中忽有人入伏床前僕僕起拜訴哀語
多而聲甚悲語畢仍忽不見語細故侍者不得聞
上亦終不言其事而 天顏不怡者屢日及還都立
下仁城珙復官之命宮中始知元日訴哀者乃仁城
云○先是丙寅逆亂初定人心未固譏察甚盛張晚
與請社功臣議以南以興若自為異謀者以探可疑

之人朴弘耉兄子允章其兄成章等鞫之就服誅之
賜弘耉死其獄辭連珙百官請罪 上不從大北餘
孽至于戊辰殆無遺云○希奮弟希亮乃孝立叔而
斗立父也平生良善謹愼官纔伯斗立死後竄巨濟
當坐法諸相臣欲貸死不得皆付書于金吾郎以致
慰希亮見書歎曰爲我謝之當刑死人情安得不亂
兒輩所爲吾實不知而收司之律自有國法吾死固
當吾嘗自號霽嶠而絞死巨濟巧成言讖且曾名兒
曰斗立今男二十七而死天之所定又何恨也各修
答書以付而就死斗立子名光善有詩才嘗賦詩曰

恨不藏身萬衲中百年江漢暮途窮無端從倚東樓柱月落泉鳴曉洞空柳夢寅在光海朝為吏曹參判及反正東西轉徙不恒其居及孝立獄起辭連被逮初不知其所在或謂已亾命旋得於西山西山乃楊州村名也拿鞫時相臣李元翼問曰汝何為謀逆又何以亾命夢寅曰光海之亾亾婦孺皆知新王之有盛德奴隷亦知我豈有棄聖君復庸主之意哉且我非亾命但往居西山耳相臣曰爾之西山之說我亦觧聽矣使武王立箕子為天子夷齊猶當入西山耶夢寅默然良久曰我嘗作孀婦詞以見志以此為罪

則死無所辭仍誦而告之曰七十老孀婦端居守空
壼傍人勸之嫁善男顏如槿慣誦女史詩稍知姙姒
訓白首作春容寧不愧脂粉元翼欲活之有云云諸
勳臣曰不殺夢寅則效尤而不欲立朝者必多隄防
不可不嚴竟論以逆律棄市夢寅少遊成渾門不遵
師教渾遂絶之渾卒作書嘲侮仍恣遊於大北而時
以中北目之自號於于其詩文於簡易崔岦老熟雖
不及才調過之豈固有依形而立者夢寅自出機軸
變化無窮平日著述不止數十萬言而惜其被禍文
集不行於世其假仙説尤爲世傳誦夢寅之妹適洪

氏其子即領相瑞鳳也每於夢寅受學時從傍竊記
文章亦絶世然自以婦人不宜吟咏故絶無所傳惟
入洞穿春色行橋踏水聲一句傳世其孫命耉六歲
作詩曰花落天地紅柳氏見而歎曰此兒必貴然似
夭折若曰花開天地紅則福祿無量落字無遐福相
惜哉後命耉以平安監司戰死金化於丙子亂年四
十二卒如其言後　正宗朝夢寅復官伸雪夢寅無
子孫